

蘋果里

2352

良友小說選

良友小說選

蘋

果

里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1 9 3 3

一九三三，三，一 付排

一九三三，五，十五初版

1———2000

所 版
有 權

角四洋大册每價實

林曼小姐的自畫像	王家楫
上海之春	周樂山
雙毫	于在春
大學生憶絳	公俠
兩位夫人的談話	F. C. 女士
老人的教訓	羅西

疑痕……………汪錫鵬

文人……………王家楫

追逐……………錢公俠

陸君這樣的失了一個愛人……………王家楫

產婦……………K. P.

蘋果里……………柳無忌

序

近三年來良友各種刊物上所發表的小說，如今計算一下，也頗有可觀。其中有些是極可珍貴的作品，可是爲了載在定期刊物上，所以不久以後，就很少人再會到舊東西裏去找尋這些心血的結晶，而更有被人永遠不記起的憂慮。

在一個早春的午後，抓上舊書架，把一疊已掩上了重質塵埃的舊刊物，移到日光底下來。這些刊物，跟了時間的移動，都刻上了歷史的足印，然而吹去了塵粒，揭起了書面，這裏有一些人物確是永久活躍着，而有一些文章是永久不會過去的。深覺得把這種作品埋沒在舊紙堆裏，不免有些可惜，因而抱了像考古學家般的勇氣，把牠墾掘了出來。現在是換上了新的裝束和讀者們重新相見了。

讀者也許會覺得這些文章，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見面過，那麼我就這樣告訴你：這些是從民十七到民二十的中國學生，和民二十至民二十一的良好友上選下來的。就因為這些文章都有重讀一遍的價值，所以這次是「又來了」。

趙家璧

一九三三 良友

林曼小姐的自畫像

王家楫

一

我進了這大學後，就被派到女生宿舍的三十六號來住了。

這女生宿舍，男生們稱牠爲皇宮，這二個字，當然含着很大的意思。據我那同房間的王英小姐說，這是非常美麗的名字，兼有文學上古典和浪漫的二重意味。他們把女生比做皇后和宮女，不論是那一種，總之都是高貴的。這是他們尊重女生的意思，是現代尊重女生的美德。

我進了宮，同房間連我有四個人，其餘三人都先我而至了。我就占了靠房門的一張榻位。

起初，我覺得非常拘束。我不十分好意思去理會她們。直到晚上，那位我

已經在前面提過的王英小姐來和我攀談了。

她是非常美麗，看上去她在學校裏一定是老學生了。穿着漂亮而入時的服裝……因為她的服裝，那時，我幾乎不敢看一看自己身上，那件在家鄉已足令人注目的黑綢旗袍——她的衣服是既不像旗袍，而又與外國女人穿的有些二樣，那時我想，這是新派而好看是無疑的。她一天不知要撲多少次粉，塗幾次口紅，灑幾次希奇古怪的香水——當我第一次踏進這房間時，她那桌上這樣多的瓶子，我幾乎疑心自己誤走入了醫藥室——但她為人非常可愛的，和我說話了。

她用着非常熱情的態度，問我許多話，我都逐樣逐樣的告訴她。她說她非常歡喜我。就告訴我許多學校裏的事情，這些，都是我以前不曾聽見過的。並且給我介紹了和她對面床的一位李小姐。

李小姐名叫 Mary——寫起中國字來是瑪麗——你想，中國人而題了外國名字，此人其新也可知。她也是個美人。雖沒有王小姐那般的熱情，但待我也還好。

和我對面床的那個人，她的服飾，那時比我還簡陋。後來我知道她也是新進來的，她是江北一個什麼縣的人。一天到晚，埋着頭看書，王李二位小姐都不大理睬她，說她俗氣，並且更討厭她那一開口，就滿帶着日本式的江北促音——這是王小姐想出來的——于是漸漸地我也覺得她討厭起來。

我正和王李二位小姐在說話的時候，房門上有人在敲着。

「呵！「弗拉拉」來了！」李小姐低低地做着鬼臉說。

「Come in！」王小姐這樣喊了一聲。

接着一個中年婦人進來了。她帶着眼鏡，拿着一支鉛筆和一本小冊子。我

那時想，大概她是舍監先生。

『她是今天來的！』王小姐指着我对那舍監說。

『哦，你叫什麼名字。』舍監問我。

『她叫林曼！』王小姐搶着代我答了。

于是那婦人，提着鉛筆，在小冊子上寫。她寫好之後，不知向誰，她微微地點了一下頭，出去了。

舍監先生剛跨出房門，王李二位不可思議地突然發出笑聲來。那舍監重又推進門來嚴正地搖了一搖手，仍舊去了。

我非常好奇地問王小姐，爲什麼事務處派我住在這裏，而舍監却不知道呢？並且爲什麼用「弗拉拉」來代表這舍監的名字。

王小姐說，學校裏什麼事都是這樣糊塗的。關於「弗拉拉」，更有一段動

人的故事，她告訴我。『哦，這是她的綽號！』王小姐笑着說，『說來話長呢。假使有歷史癖的人，真可做一番攷證。這名字的來源，可以說是近乎心理學上的聯想。她是一個寡婦，她的丈夫未死之前，是一個紙頭公司的經理，於是我們就稱她爲「紙頭」，但「紙頭」二字，與「屎頭」之音相近，「屎頭」又是蒼蠅的名字，蒼蠅英文名爲「Fly」，「Fly」之音，又與上海的「弗拉拉」聲相諧，於是大家就叫她「弗拉拉」了。並且，在我們打網球時，球出了界線，都喊一聲舍監先生，舍監先生，「弗拉拉」也，「弗拉拉」者，不在其中也……』

這一段故事，真令人感到萬分的新奇。誰料到大學生新奇得連給人題一個綽號，都用着不可思議的技巧。

王小姐的故事還沒有說完，李小姐搶着補足了一句：

「弗拉扣」是小腳，她的大皮鞋裏塞滿着棉花呢！」

于是大家都笑了。連那江北小姐也笑了。

一一

王小姐有許多女朋友，她們和她一樣的時髦。王小姐慢慢地都代我介紹了。她們時常到我們房裏來玩。起初，我是不大加入她們的談話，祇在旁邊聽。她們談着許多新奇的事情，大半關於男女學生的事——王小姐叫做浪漫史。啊，王小姐的新名詞真多，多得夠編一本字典——我聽得非常有趣。她們把男學生的姓上，都加上一個「小」字，例如小王小宋之類。她們從男學生的臉，一直談到足，以及言談舉止，直談得無微不至。並且各人還互相提着各人相好的名字取笑着。

我因此知道王小姐的愛人叫莫德，李小姐的愛人叫端木春生。

過了些時，我就和王小姐等更熟悉了，她們都歡喜我的聰明。在課餘，我就跟着她們玩。他們把我帶到校門外的咖啡店裏去吃東西，她們帶着我到各個寢室裏去闖。一個新學生，能遭到這樣的寵幸，當然是不容易的事，我于是非常快樂。

但有一樁，却使我不能滿意的是：我的服飾太簡陋了。夾在他們隊裏，使我覺得難爲情。她們非特入時，有時還能超過時代，而且一天要換過幾套，和我那件黑綢旗袍比較起來，真有些相形見拙了。爲了這件事，我有些苦悶了，不得已就和王小姐去商量，她也以爲的確在我是件重要的事。她就介紹一家成衣公司給我做了二套和她們一樣的衣服。好在我帶着不少的錢，當然非常樂意地去做。

當新衣服送來的時候，還有許多法國新出品的化妝香水，香粉等也買來

了。她們幫着我打扮。弄了好些時候呢。我在鏡子裏照了又照，幾乎疑心是另一個自己呢，我得意地發着笑。

『太美了！』李小姐說，『正定誰看見都會愛上你！』

『的確好啊！』王小姐也附和着說，『要不要給你介紹一個男朋友？』

『噢……』我不知可否的斜睨一眼。這態度是新從一位叫『徐』的女朋友處學來的，她們說她是天真。

她們都笑了。

我換了新裝後，似乎一切都改了樣子。有許多男學生在我背後切切細語着，我知道他們定在贊美我。我不像以前那般在人前有拘束了，我傲然的在課堂裏走進走出。同女伴們在一塊的時候，也那般的高談闊論着，似乎自己也是一個老學生。

王小姐那姓莫的愛人，每天都來尋她幾次，同她非常親密地去散着步。這莫君，臉蛋兒並不算漂亮，但氣度却非常英偉。他從沒穿過中國長袍，但西裝的掛子也不穿，穿着一件厚厚的絨衫，背心上訂着足球隊名的英文紅字。

這人，一望而知是個運動員。我起初也相信他是個運動員。孰知據 Mary 李暗地裏告訴我，他是個假運動員。

運動員而有真假之分，事情不弄得太出奇了嗎？李小姐說：

『這人非常歡喜足球，而技術總夠不上做足球隊員，但體育主任先生因爲可憐他的心有餘而力不足，就派他當一名足球的幹事！所以他是假運動員，連褲袋上那枝獎章都是朋友送給他的！』

推測李小姐的意思，是有些看不起這位莫君。她說，她自己的愛人，端木君才是真運動員呢！他曾在全國運動會裏出過席，把鐵餅飛到了看客的頭上。

我也看見過那姓端木的人，樣子還不夠莫君雋武，臉蛋兒小得像一頭鼠。但照大家的批評，他確是一個健兒。他當然也時常來尋李小姐去談話，吃東西，和散步。

這樣數着旁人的愛人，似乎太沒意思。我當然也希望像她們一般的有一個愛人，不論是真假運動員，就是非運動員也行。

我想，到這裏，最好亦要補叙一些在我過去歷史中我對於異性的經驗。關於這件事，其實可以說毫無經驗，原因是環境的束服。我又沒有一個表兄或表弟，在中學校裏時，除了那些留着鬚的教師外，簡直終年接觸不到男人。雖然有一次，曾有一個同學的哥哥，寫了一封信給我，但自己還沒有看見內容時，就被舍監老太婆沒收了。這也許可以算是經驗。多麼可憐啊！

但我自己覺得自從身體發達以來，對於男人追求，也許比別人更利害些

——這話，以前我是不敢對人說的，因為覺得「羞恥」。但我現在明白我們不應怕羞，怕羞是虛偽的行爲，王小姐曾屢次的說過，所以我得毫無顧忌地告訴你們——在女子中學的時候，我時常做着荒唐的夢，並且養成了一種自瀆的習慣，簡直每晚做，這習慣直到現在還沒有革除。

你當然能知道我一進了這男女同學的學校後，看着人家差不多都是一對一對的，我的心是怎樣的凌亂和羨慕了。

事情是極湊巧。每晚，我和王小姐在月光下散步。我們談了些別的事後，她突然地拍着我的肩道：

「你可知道現在有人非常中意你呢？」

我的眼前，頓時似乎有一樣東西一閃。我一呆。這一呆當然是表示着驚喜的情緒。但在女伴前總有些不合宜于太露了行迹，于是我默着。

「他非常中意你呢，他托了許多人要求我把你介紹給他。人是不錯，又漂亮，又溫存。」

「他是誰？」我不禁這樣地問她了。我那時自己知道對於驅除羞恥的工夫，有些道理了。

「陸士剛，你聽見過吧？三年生，他是演說家，上年六大學演說比賽，他得了第二。據他們告訴我，他佩服你到萬分。」

陸士剛，這怪熟的名字。我于是想起這人了。和我同歷史課，他坐在前排，時常回過頭來望我的人，確乎可愛。記得有一次，找到講台上去領講義時，不留心一張落了地，這個人却非常謙恭的給我撿了起來。

「要不要給你介紹？」

我默認了。

二二

那晚，我簡直半夜沒有合眼。一件非常渴慕要經驗而從沒有經驗的事，現在十拿九穩的要來了。我于是非常興奮。我把王小姐的話翻來覆去的想。把腦子裏所有關於陸君的印象全搜了出來，體味而又體味。愈想愈有趣，愈覺得陸君的確是合乎我理想的愛人。

第二天下午，王小姐就要我去看那陸君。我的內心是非常樂意的，但事實上我總不免有一些猶豫。王小姐是女子，她非常懂得一個女子的心理，所以她就帶拉帶拖的把我領出了宿舍。

事情似乎是預先佈置好了的。陸君和王小姐的愛人——假運動員，莫君——早等在校門外一家咖啡店裏了。

我們走進去時，他倆非常客氣地站了起來。陸君尤其謙恭的對我行着禮。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和陌生男人在一塊兒，所以當我在王小姐左邊坐下時，就覺得有些躊躇。沒有適當的話可說，我就望着天花板。

『我來介紹，這是蜜司脫陸士剛，這是蜜司林曼，』王小姐說。

『不用介紹的，』陸君搶着說，『我們早就熟悉了的，不是我和蜜司林，同着歷史課嗎？』他並且把眼光移過來望着我。

我很窘地點了一下頭。

陸君打扮得比以前更漂亮。頭髮梳得比我還光，似乎是剛才從理髮店裏出來。那套西裝穿得異常整齊，從上至下，簡直找不出一條縐紋來。雪白的綢襪衫，扣着紅白相間的條子領帶。襟旁露出半條花手帕。

假使那時祇有我和陸君二人在，我一定有許多的話要說，但當着假運動員和王小姐，似乎實在有些不好意思，我祇有低着頭吃侍者送上來的點心。

「蜜司林和蜜司王是同寢室吧？」陸君開始來敷衍。

「是的。」我答。但不知怎樣地我覺得有些臉紅。

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一個女人第一次和她的愛人見面時，應取怎樣的態度，總之，那天和陸君會面時，我確實有些不大自然。

陸君接着又問了我許多事，我是有問必答。我當然也想提出些問題來問問他，但不知怎樣地有些說不出口。

這場介紹的儀式完了之後，我們四人走出咖啡店來。假運動員提議我們最好在操場四週兜一個圈子。王小姐和陸君都贊成。陸君並且很謙恭地來問我的意見。我便答應了。

在大學裏，男女學生在一塊走，本是平常的事，所以我也並不覺得比在咖啡店裏更躊躇些。我和王小姐在中間，假運動員在王小姐之旁，陸君靠着我。

這樣並排着走。

我們在路上恰好遇着李小姐，她正和她的真運動員在一起走。李小姐除向我點了一下頭外，還睜了一睜眼睛。

四

到這裏，凡是一個大學女生應做的事，我差不多已做到一些了。非特自己驚異自己的天才，能在這樣短的時期中趕上了時代，就是連王小姐輩也時常露出欽佩的口吻來。

陸士剛自那次和我正式見面後，我們不時在一起了。他這個人，對於我非常的有禮和順從。我沒有聽見他發過與我相反的意見。沒經過男人好處的我，一開首就遇到陸君這樣善於體貼和溫存，當然覺得格外地滿意。那時，我確是很愛他，他也很愛我。

李瑪麗對於這位陸君，她也簡接地露出些意見，不滿意陸君，正像她不滿意于王小姐的愛人一般。在她，似乎除了那真運動員外，世上沒有一個好男人，多麼不近人情而偏狹的見解啊。我真有些高興她，這位小姐太祇有自己而沒有旁人；在我看來，那細小的眼睛，夾在鼻子和眉毛中間的端木君，有什麼可取呢？

陸君曾約我同去看了一回電影。因為我說過非常歡喜看這東西，誰知他的嗜好和我完全相同啊！

那天是禮拜六，一到下午一時左右，陸君雇了一輛汽車來。我把最新的衣服穿上了，加料地用了化妝品。

坐在車子裏，我覺得非常得意，沿路有許多人注視車子裏我們這一對人，我知道他們猜想的是什麼。但我却很坦然的和陸君談着這樣又談那樣。我現在

和男人在一起時，決沒有不自然的一類事，我比較老練得多了。

當車子轉灣時，我的身子，不由己地往陸君那邊一側，他異常小心地用雙手撫住了我的肩頭，我就對他一笑，這一笑自然是表示着感激和其餘的意思。我發現他快樂極了，他也這樣地一笑。因為我要使陸君歡喜——我愛着他啊，使愛人歡喜是應當的事。所以當車子微微一灣，而身子還不至於倒過去的時侯，我也故意地往他那邊捱一下。

電影裏的故事，正像我們大學生的生活一樣，無非是戀愛。一個跌入戀愛的青年，來看電影，正像書法家在鑒賞範本。我們當然看得樂意而且神往。

那天戲中的情節，大概是如此：一個青年紳士愛上了一個歌女，因為身分的關係，這青年的家庭裏不允許他做這樣的一件事，于是弄成一個非常悲哀的結果。

就學着她們的聰明辦法做，她們也一點不讀書的啊！我知道這不會錯的，與時代背馳的人，才會在書本子上死用功！

我把書合上了。想請陸君來談談，否則太悶人了。我就寫了一封短短的信，叫僕人送去。在這信的一角，我用紅墨水畫了二個心形，中間還加上一支箭穿着。這是那天偷看李瑪麗給端木君的信時，也有這一些插畫，我就學着了。

信送去之後，陸君一回兒就來了。

我們到校園裏去散步。

天上有月，地下的樹形，非常好看。我們並坐在一張長椅上。陸君對於日裏所看的影戲，議論還沒有發得夠，他又把戀愛和社會二件事，詳細地分析着講給我聽。他說得透切而中肯。陸君這人太好了。

在月光下，陸君的樣子似乎顯得更可愛。他伸手過來握住我的手，我聽憑着他。這還是我們認識以來的第一次啊！後來他又把另一隻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輕輕地把我一拉，我乘勢倒在他的懷裏了。

我的心是在利害地跳着啊，當他的唇接着我的唇時，我閉着眼，醉了，像喝了很多的酒！

陸君的舌尖，像一條小蛇，在我的口腔裏活動着……我疑惑是在做夢，因為夢裏曾經驗過這一類的事。

當我和他分別之後，回到房來。我傲然地看了江北小姐一眼，我像一個戰場回來的勇士，斬將得功的勇士。

睡到床上，一合眼，唇邊留着一種不可形容的甜蜜。那夜我做了一個夢，夢見陸君睡在我的身邊。

五

大約一禮拜之後，學校裏傳播了一件新聞。這新聞，據熟於學校掌故的王小姐說，是從沒有發現過的事。這新聞確是有趣啊！誰都交頭接耳地把牠來談，來批評，來發感慨。

事情是這樣的：一位姓黃的二年女生，我和她有一點兒熟識，她的身材很細小，臉蛋兒很不壞，老是斜帶着一頂猩紅的法國式便帽。她當然也是學校裏一個時髦人，因為她是繪畫研究會的會員，所以和那會裏的會長，當然是男學生，發生了愛情。這並不算奇怪的事，但奇怪的在後面呢！有一晚，十點左右，一個學校裏的巡查，在校園的樹林下，發現這位黃小姐把草地作了墊子，把那會長先生作了被頭。巡查報告了校長，校長祕密地把這兩個人開除了。但事情是不會永遠祕密的，給好事的人打聽了出來——學校裏很有些人，

歡喜專門刺探他人的祕密做事業——他們就把這事情宣揚出來，當然宣揚完之後，要加上一句『別告訴給旁人！』但越是這樣，越比登了報紙還靈，大家都要守人祕密而講給旁人聽了。

我們對於這新聞，第一個知道的是李瑪麗。她是非常同情於那二個可憐的人；她以為學校不應當這樣的腐化到干涉了學生社交的自由，他們的舉動，當然不過社交上最親密的表示吧了。不過李小姐這議論，在我看來，也不過狐死兔悲的意思而已。

大家成天的對於這事發着議論。意見當然不一致。像李小姐一類的議論當然有，而痛斥這一個被開除者同情於學校的也不在少數。持後者意見最烈者，要算那些壁報上的主筆或記者先生們了。他們借着這題目，隱隱約約地做了許多文章來諷刺這事情，他們諷刺男女交際，他們諷刺各種研究會。這些

議論，當然也過火而太不近人情。但我們得原諒他們，他們之所以如此反對男女社交者，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在，他們的內心，當然也何嘗不想做一些這類的事，但得不到，于是就做文章來發牢騷。所以我們得可憐他們，原宥他們。

關於學校裏這許多研究會，我們也值到借此談一些。學校裏的研究會是多得數不清，凡是社會上有一件事，差不多都有一個研究會。會員當然男女全有，一方面研究學問，一方面男女多得一個交際的機會，雖然事實上大家對於後者來得注重些，那決沒有壁報上說得那般壞。

我進校後的一禮拜內，就有許多人來要我入這個會，那個會。那些會長先生是特地派着人介紹會員。他們那時真忙呢！會長先生們每晚穿着漂亮的西裝，到每個房間去跑，恭敬地對人鞠着躬，背書般的訴說會裏的情形。我後來

經了王小姐的介紹，加入音樂研究會，但陸君是演說會的會長，我就也加入了演說研究會。

說了許多費話，幾乎把我自己的事忘了。我已開始着練習跳舞。學校裏本有一個跳舞會，但那是注意於單人舞蹈，而沒有交際舞，所以我祇好從李王二小姐做學生，開始練習了。

把房間裏讓出了一小方空地。李小姐把她的凡亞林拉着舞曲，王小姐教我動作。這是非常累人的事，但我却用着十二分的心去學習。所以很快的就有些程度了。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陸君，陸君也歡喜這件事而也是個門外漢。他允許我也去學，學好了好和我去玩。

過了好些時，我已經弄得非常純熟，而陸君的技术還夠不上上舞場去時，

我大大的掃興了。

爲了要表現我的新技能，而且非常性急，在某禮拜六的晚上，我瞞着陸君，和王小姐等上跳舞場去。

李瑪麗另外給我介紹了一位姓孫的男同學，做我的舞侶。這位孫先生也是漂亮人，我很樂意。

跳舞場，說起來又是一個新而美的地方。這裏是充滿着青年的熱狂，強烈的刺激，真不怪王小姐等的熱心於此了。我也非常歡喜這地方。

當全場放着紫色的電光，在悠揚的樂聲裏，夾在許多男女之中，我假着孫君，舞我最得意的華茲。我舞得真好，連那些以此爲營業的舞女，都放過驚羨的眼光來——我當然不能和這些卑下的舞女比，我是高尚的大學生啊！

王小姐也贊我的成績太好。我又舞着許多旁的舞，但因爲過於興奮之故，

後來身體有些倦了，我就整個兒的身體僵緊了孫君，他非常樂意地抱住了我的腰。

太消魂了！跳舞是再利害也沒有的刺激。我于是覺得孫君也可愛起來。第二天，孫君送了一束鮮花來，我快樂地接受了。

在十點左右，陸君來看我。但不知怎樣的，關於昨晚我和孫君跳了舞，和送花的事，他全知道了。他來時，是帶着一種從未看見過的面容，是那般的憤恨而憂鬱，我若無其事地接待他。

他默着，我于是也沒話對他說。

『你昨晚到那裏去的？』隔了一回他這樣地問我，聲調是粗暴得不像他說的。

『跳舞！』我直截痛快地對他說。

『同誰？』

『密司脫孫，你也認識的吧？』

我知道，男學生們最歡喜鬧吃醋這一類的事。王小姐等時常這樣說的。我想孫君當然也免不了的。我于是坦白地剖解給他聽；這不過是我一時的興致，與我們的愛情是絲毫不發生關係的。

但是一句話也沒有，連頭都不點一下就走了。

下午，陸君給了一封信我。

他用着哀怨的筆調，表示和我決絕了。

我看了這封信後，心裏就有些難過了。誠然，再要尋一個陸君那樣的男人，是非常容易的事，老實說，那孫君不已到了我的手邊了嗎？並且在大學校，一個女生和男生發生了關係，又決絕了，更和旁的人戀愛起，乃是極平凡

的事。但陸君總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愛人，而人又是很配我的口味，並有過去的那些歷史，這樣輕輕地放過了實在不是一件快意的事。我于是懊悔昨晚不該那樣的做了。並且他來看我的時候，更不應該痛快的說，或許說得婉轉一些，也不至於如此的吧？我很苦悶。我想，最好能想法子挽回他的心。

我便去和王小姐商量。『理他呢；』王小姐毫不介意地對我說，『你也許還沒有這些經驗。男人們總是這樣的。從前老莫不是也和我玩過這一套，他們總愛多心，祇要置之不理，隔些時日，他自會再來尋你的。相信我的話，不理他！』

王小姐是非常富有這種經驗的人，她的話當然很有理由，我想，我還是照她的意思做。

那孫君又來找我了。我本不想接見他。爲了他，我才和陸君間發生了這樣

的事。但很奇怪，我一聽見孫君，就身不由己的去看他了。

他沒有扣領帶，白綢襯衫的領角，很瀟灑地望二面散開着。

『謝謝你早上的花！』我對他說。

『說不上謝。密司林歡喜花吧？』

『很歡喜！你送我的花，真鮮豔！』我不知怎樣看見了這個人，把陸君的事全忘了。我心裏非常快樂。

『美麗的人，就歡喜美麗的花；』他笑着說。

我一笑。

『我真懊悔太遲認識了你，密司林，你是非常有趣的人。』

我又是一笑。

後來他要我去喝咖啡，我就去了。

到晚上，我上了床後，又想起了陸君的事。我覺得不理他，也不是辦法。他這樣真誠地待我，我真不應當，太使他難堪。最好我們恢復了吧。但孫君……
……哦孫君……

七

我曾寫了一封信給陸君我說我是非常愛他的。請他不要爲了那些小事，就結下了很深的誤解。我又對他說，我和孫君是沒有關係的。我的心中祇有陸君。我說我近來非常苦悶。但信送去後，他連一個回條都沒有。

這個人真奇怪啊！他完全變了樣子。路上遇見我時，他像逃避什麼般的遠遠地就走開了。上歷史課時，他雖仍不時的要回過頭來，用一種憎恨而又似乞憐的眼光來望望我，但我去看他時，他又把眼光收回去了。他的頭髮也不梳，鬍子也不剃。衣服也穿得隨隨便便的，這人太可憐了。但爲什麼竟對於我誤解

到這個地步？他這樣子，簡直使我無從施我的憫憐。我想，假使他仍能像從前般的來看我，我一定給他以更熱烈的親吻。

我在路上遇見他了，他在前面獨自的慢慢地走。我立刻趕上了他，喊了他一聲。他回頭看見是我時，一聲不響地走了。

這真給我以莫大的難堪啊！這樣地不給我面子，我真羞慚得無地可容。回到房裏，獨自暗暗地哭了一場。

我的心腸實在太好了。假使換了王小姐或其餘的人，誰高興這樣低首下心的做！這是好心的酬報！呸！可惡，他太可惡了！我是完全爲了他，而他是這樣的不知好壞啊！可惡！呸！誰希罕你？

于是我決心不理他了。我並且立刻寫了一個字條，通知演說會的書記，要他在會員錄上把我的名字取消了。

當然，孫君是時常來看我的，和我去吃點心，散步，看電影，上跳舞場。他當然能使我滿足的人。他不見得比陸君壞些，他把什麼事都處理得老鍊。我歡喜他。

近來，李小姐也和她的愛人鬧翻了。我真不知像她這樣眼裏祇有端木君的人，也有這一日，天下事情，太不可思議了。並且端木君恐嚇李瑪麗，假使他在校外遇見她時，他要打她。於是這位小姐怕得每天都躲在房間裏，樣子是非常痛苦的。

但王小姐仍和她的莫君要好着。我，孫君，王小姐，莫君，四個人常坐了一輛車子出去。

因為天氣的變化，我要再添幾套衣服。但一查我的銀行存摺，帶來的錢，差不多已全化完了。這真是一個恐慌。假使寫信到家裏去寄，又要耽擱那麼長

時候。我真沒有辦法。我想還是請教於王小姐，這多智多謀，而富於經驗的人，任何困難，似乎在她都是有辦法的。我于是把事情告訴了她。

『獸子！』王小姐說，『你太獸了！你不會向他要嗎？他，孫君！我們爲什麼交結男人？嘻，你真獸：莫君每學期不供給我三百塊錢，我就和他不客氣。向他要，向孫君去要！』

給她這樣一說，我頓時明白了一件事。但向愛人要錢總有些難爲情吧？

事情考慮了好久，總覺得添衣服的事，不可再遷延的了。我覺得祇有向孫君要。王小姐能向她的愛人要錢，我爲什麼不能呢？

並且我記了王小姐一位女友的話，這人是社會上出名的交際明星，有一天她這樣的對王小姐說道：

『我們女人真舒服，要什麼是什麼，自有那些獸男子來供給我們錢！』

這是我親自聽她說的。王小姐認爲非常澈底。似乎一個女人向男人要錢，是無可異議的真理。那末，我爲什麼，不這樣做呢？

「喂，密司脫孫，」有一天，我和孫君這樣說，「我近來有一項用處；但錢都給朋友借去了，你能不能給我想辦法一百圓錢？」

「一百？可以。」孫君非常爽快的答應了。但他似乎微微思攷了一下後，接着道：「但對不起得好，此刻我還不便呢。但要到本禮拜六下午才有一個友人還我一筆款子。我看這樣吧，到禮拜六下午去取了錢，七八點的時候，我在大東旅館三十八號等你，我們還可同去吃晚飯。可好？」

我答應了。我想，禮拜六總是要出校的。

八

到了禮拜六的傍晚，我就到大東去。

跨進了三十八號的門，孫君已在裏面等着我了。

『對不起得很，密司林，』他一見面，就這樣的說，『我的款子，此刻還沒有拿到呢，這朋友真不行，他要我十點鐘去取才有——密司林，我們去吃了夜飯再說。』

我一團熱誠，這樣一來，幾乎全給打消了。但孫君決不會欺騙我的。我就同他去吃晚飯。

在雪園吃了夜飯後，我們又到一家熟識的舞場去混了一回。一看錶上指着十點時，孫君說：『你先回大東去吧，我去取款，一下就回來的。』

我獨自回到了旅館。一個人實在有些無聊，但我祇好等着。

錶上指着十點半，十一點，十一點半，直到十二點，孫君還沒有來時，我真有些焦急了。我滿房間的打着磨旋，看着這樣，又看看那樣。我想，孫君爲

了我的事，不知又累成什麼樣子？

好了，在十二點過了二十分的時候，孫君吁喘喘地回來了。他一進門，就遞給我一疊中國銀行的五元幣。

『這朋友太不行了，他躲了起來，我怎樣也找不到他喇！這是從旁的地方想法來的——哦，密司林，累你久等了，真對不起！』

我樂意地受了錢，我並且道謝他。

『但密司林，今晚是不能回去的了，這樣遲，你宿在此地吧，好在我可以在沙發上過夜的。』他說。

我真的爲什麼沒有想到這問題啊。我的確沒法子回去。我祇好答應了。

我非常感激孫君，他對於我的事，真熱心，他待我太好了啊！

我睡在床上，正要入夢的時候，孫君起來關了電燈，他把身子投到我的床

上來。

老實說，關於這，我一上床就想到而樂意做的。我愛孫君，孫君也非常愛我，我于是不能拂忤他的意思，一切都順從了。

從此我又經驗了一種從未經驗的事。

九

可巧我的家裏匯了三百多塊錢來。那是一月後的事。

我想把孫君地方的一筆款子歸還他。孫君爲着我已化去了不少的錢呢！他時常陪我到各地方去玩，似乎這一百元不還他，心上有些過意不去般的，好在我有錢了，我非還他不可！

在一天，他來看我的時候。我把款子還給了他。他接受之後，並且說：『我近來正缺着錢呢。假使密司林，有剩餘的話，能否暫借些給我？』

一個男人問女人借錢，在大學裏不是常有的事。孫君爽直地破例和我商量，足見他對我的真誠。他的愛我是超乎一般男人和女人的關係。孫君絲毫不在我面前裝假，我歡喜他能這樣。我于是樂意地又給了他一百元。

關於錢，在我的觀察，大學生中十個有九個缺少這東西，大家向家裏要得再多些，似乎總不能敷用。不是王小姐的愛人，也被西服店老板逼得很窘嗎？那天簡直當着王小姐和我的面，那老板竟向莫君問起賬來。

李小姐，弄得非常可憐。她現在沒有愛人了，她是多麼寂寞啊！看她的樣子，似乎想和學校裏一個男職員在接近。進行戀愛，失去戀愛，弄錢化錢，我想除了這些，大學生所要做的事太少了。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我是照舊的生活着。但我近來發現一件奇怪的事，就是自從那天孫君來借了錢去後，他似乎漸漸地和我沒有像從前般的親密了。

不知是心裏作用呢？還是事實？但孫君有二十幾天，沒有和我到各處去玩了，他說他非常忙。我真推測不出是什麼意思來。我想，他決不至于厭棄我而推托着忙吧？

一個人實在太沒趣。時常靜靜地坐在書桌前，對着那手不釋卷的江北小姐，真無聊。我希望孫君能快些得到空閒。

孫君似乎永遠地忙着。他簡直不來尋我了。在學校裏也許久不看見他的人形了，我于是滿腹狐疑起來，我不要步着李小姐的後塵了吧？

我于是問莫君，孫君爲什麼好久不來校裏？他說，孫君請着病假，離了校，但臨去時也沒有留着通訊處。

哦，他病了！真是令人心焦的事，我不知道他究竟病到了什麼樣子，但他爲什麼不給我一個信呢？我祇好無益的牽掛着，我怎樣想法去安慰他呢？

爲了孫君的病，我苦悶着。又隔了好些日子，孫君還沒來，我想他一定病得很利害的。

但事情却這樣的出乎我的意料呢。一天下午我在校門外馬路上散步時，迎面有一輛很新的汽車疾馳而來。我一眼看見那駕車的有些像孫君。我以爲自己沒有看得清楚，但車子一到面前，却的確是他。他不在生病呢！旁邊還坐着一個非常妖媚的女人，和他非常親密地在談着。

我的腦筋，也來不及思攷這女人是誰，就提高了聲音喊孫君，我實在已渴想着他好久了的啊。孫君連看都沒有看一看我，車子加速地在我身旁飛過去

了。

這是多麼傷心的事，我呆呆地看着那輛車子的後影，直到消滅，我也不知想些什麼是好。我的心似乎已跟着那輛車子一同去了。

拖着沉重的步子，我回到宿舍去。事情是非常明白地擺在我的眼前了，一切都把骨子露了出來。原來他不是病，但莫君爲什麼也幫着他騙我呢？可愛而又可怕的男人呵！

我受欺騙得太利害了。我是在嘗着一種大學生往往要嘗而誰都不願的東西——失戀的苦果——啊！多麼淒慘的事！我滿心委屈，不禁哭起來了。

十

我現在深深地了解了被愛人壓棄後，是怎樣不好過的事。每天強壓着滿腔的悲怨，故作無事地和同伴們周旋，我不願意她們知道我有這樣的一回事啊！

像孫君這樣的人，我真恨到他切骨。他簡直不是人啊！完全把我當做一種玩具：用着一種甘媚的手腕，達到了自己獸性的目標後，就那樣的躲避了，到另一個女子身上去發展獸性了！真該死，我恨不能立刻把他殺了。他蹂躪了我

的身體，弄傷了我的精神，騙去了我的金錢：我真不信世上竟有這樣的人呢！

我又想起了，和我曾有過關係的陸君，陸君，已很久像陌路人般的不理睬我了。我想那時，他和我決裂時，一定也非常悲哀的。凡是經過失戀的人，才能了解失戀者的悲哀；但那時完全出於誤會。假使他不是那樣的固執，我想事情也許不至於弄到這地步。他太可憐了，我非常可憐他，真所謂同病相憐啊！

我願意，極端的願意，有一個機會，我將跪在他的面前。向他懺悔，求他再愛我，他要我怎樣我也願意。

但陸君仍用着一種憎恨而不可捉摸的眼光對着我，他那凜然的樣子，真令我無從去接近他啊！

真是不幸到極點，我已成爲一個毫無希望而孤獨的人，自己也覺得太可憐了。

事情要瞞過王小姐，似乎總是不可能的。她一切都知道了。並且後來她告訴我，關於孫君厭棄我而戀了別人的事，她比我曉得還要早，她因為受了他的托，所以祕密着。

我左思右想，我覺得自己太可憐了。我要報復，我想，我總有一個機會可報復的啊！

果真，我的機會來了。一天，下着雨，是下午五點多的辰光。我一個人坐在房裏。

『有人要看你，在會客室。』僕人到我的房裏來說。

『誰？』

『那位孫先生，從前時常來看你的。』

我以為僕人，或許弄錯了，孫君怎會來呢？

但一到會客室，果真是孫君啊！我思索不出他爲什麼找我。一看見是他，滿腔就有一股萬分利害的怨憤之氣，升上心頭。同時我那機警的腦子裏立刻想起了一个復仇的方法，這真是一個好機會。我就抑制着感情，裝着非常苦悶的樣子，向他招呼了。

『啊，密司林，我們已好久不見了，我病了一些時啊，你好麼？你的樣子……』

『密司脫孫。』我冷冷地說，故意把眼光做得滯鈍地望着他，『你來得正好，我等了許久了，我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要和你商量。爲了這事，我已苦痛到萬分了！但此地不便和你說，我們立刻出去！』

『但我沒有工夫呢？此刻！』他驚詫地說。

『不行，非立刻不行，這是非常重大的事！』我不由他再說，站起來，拉

他走。

他莫明其妙地祇好跟着我。

雇了一輛汽車。我在車子裏一聲不發，盤算着怎樣實行我的計劃。他催着問我，我祇嘆着氣。

我招呼車夫把車子開到了大東旅館。

在二樓我開了一間房間，他跟着我。進了門，我立把房門下了鍵。我倒在床上哭了。無故要哭，本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我竟做到了。

「究竟什麼回事啊？」孫君驚訝地問，我默着，哭得更利害。

「告訴我，密司林，你不是要和我商量事嗎？」

我還是哭。

「你爲什麼悲哀？」孫君又問。

再是哭。隔了一回，我坐了起來。拭着淚——其實沒有多少淚可以拭的，我用力把眼揉得紅紅的。——于是開口了。

「爲了你……我已有孕了……這如何辦？」孫君怔住了。

「不見得是確吧！你看過醫生沒有？」

「看過……的確！」

他遲疑着。

「你有辦法嗎？你是應當負責任的！」我嚴正地說。

「事情當然與我有關係的：但……？」

「但怎樣？」

「但非常難辦呢？」

接着大家都沉着。他不安地滿屋子亂轉。孫君似乎經了一番思考之後，他

說：

『祇有到醫院去，我擔負這用費？』

『不行啊！』我又哭了，『我們是相愛的，我們怎忍心把愛的結晶摧殘了呢，……：我們得想永久的辦法啊……：』

『但在大家求學的時代，這不是很麻煩嗎？你照着我做吧？』
我抽着噎。

『你沒有旁的意見了？』他看着我的樣子，似乎已默認了。他就簽了一張五百元的支票給我。

接着他推故去了。

我于是大笑，我勝利了！

去兌了錢。立刻打電話去招李王二位小姐去。

我沒有告訴她們原委。我請她們到一品香吃東西。更去看一張新到的有聲影片。

上海之春

周樂山

一

——已是二月了，怎麼上海還沒有春訊呵？

住在上海的人，是永遠見不着春天的。

真的，住在上海的人，是永遠見不着春天的呀！那擁有多量金錢的資產階級，他們所注意的是新聞紙上佔着半張篇幅的有聲電影廣告：申園，逸園的跑狗日期；先施，永安，新新三大百貨公司的大減價廣告，……：

嚴寒的春天，資產階級的太太奶奶們，早晨是照例不出門的，高樓大廈的深閨之中，是整天整晚的開着電燈。將狐皮大衣望身上一裹，跳上汽車，風馳電掣的，一會兒到了目的地，或者看電影，或者打牌，有時也跳舞，回家時，

已是第二天的晨間了。

他們是不覺着有春天的，或者覺得有夏天罷？因為要換上僅僅遮着白肉的輕紗的衣衫。

住在齷齪街堂裏的窮人，也是一樣的見不着春天。

當晨間被倒馬桶的聲音吵醒以後，再沒有方法睡下去了；繼續着有種種的聲音在窗前叫喊着；『：申報：新聞報：民國日報：時報：』這樣的叫喊，祇少有四五次；接着有叫賣『：：乳腐：乳腐：』的；有叫賣『甜酒釀：甜酒釀：：：』的；有叫賣『菠菜：：：青菜：黃芽菜：：：』的，：：：：

在這種種生的掙扎底叫喊聲中，提着水壺到老虎灶上去泡了開水回來，洗過臉之後，大餅，油條的早餐也用過了，於是擠上了有軌或無軌的三等電車，乘客的心中，希望早點駛到目的地，省得那資本家又在他遲到理由上剋扣一點

工錢；在電車賣票人的心中，乃希望查票人不闖了上來，他可以揩一點油，或者全部不給票。

到了工作的所在，自然是將氣力或者腦力被人納進一定的模形之內，在那模形之內不息地工作着，自然，整天所見的光明，都是電燈所給與的。

等到工作完畢，回到那齷齪的衙堂時，已是青天隱去，全是電光的世界了。

二

走到上海物質文明底中心，那紅木鋪造的馬路上去，在那高聳入雲建築物下閒踱着，就如同一粒石子投進漩渦裏去，叫你心情不得不緊張起來，因為一不小心，很容易在十字路口送掉你的性命。

那紅木鋪造的馬路上真熱鬧呀！有供給有閉階級閱讀的小報；有出賣老法

陰陽歷本的；有供給姨太太，小姐們底哈叭狗或小弟弟玩的氣球；有專替人刷皮鞋的俄羅斯人；有從大減價底商店裏發出來無線電的歌聲，如麗娃里答之類；有……

只見鈔票與銀角子在空中飛舞呀！那見着一點春的消息？

偶爾被大商店底窗飾吸引住了，站住賞玩一下，定有拖着半截鞋子，口裏啣着大英牌香煙頭的鴉片烟鬼在你後面訴起苦來：

——大少爺：做做好事！……一隻銅板呵！……祝你今年發財，……

有時不耐煩的走開去，他會一面訴說，一面跟蹤着你走，鴉片烟的癮，鞭策着他們跑得很快，一直跑到站着有巡捕的地方為止。

這種男的或女的，在紅木鋪造的馬路上及其附近，隨處都可以遇見。

在十字路口，更可以看見巡捕的威嚴，巡捕底威嚴的對象當然是黃包車

夫；因為巡捕假若不對黃包車夫施一種威嚴，那他除指揮交通外，簡直無威嚴可施！

黃包車夫的得罪巡捕，並不一定要妨礙交通等等罪名的，巡捕隨時可以打他，打得很重，或者將他的車墊拿了去，叫他不能營業。

黃包車夫於是向巡捕老爺哀求，哭泣，……巡捕老爺高興的時候，將木棍向黃包車夫打一下：

——去！

這等于皇帝底聖旨，黃包車夫於是歡喜的走了開去。

有時巡捕老爺故意的惡作劇，將木棍向黃包車夫喝一聲：

——去！

但是車墊還踏在巡捕老爺的脚下，車夫於是又哭哀着臉喪求道：

道：

——先生！先生！對不起！下次不敢，今天還沒有拉着飯錢呢！

哀求的生效與否，也要看巡捕老爺的高興與否而定，有時將車墊一踢，喝

——拿去！快滾！

或者置之不理，於是車夫又哀求，又喝，又打，……

尖厲的春寒之風，刮得巡捕們的頭也有點望衣領裏躲縮，躲縮是反抗，所以只好硬受！

——啊啾……啊……啾……

這種淒慘的呼聲，當跨過十字街頭時，常常很容易聽見的。

三

衙堂裏的見不到一點春色，這是住在上海的人共同感覺着的？或者也有

罷，那是在靜安寺路與法國公園的附近，那兒有美麗的園林，但那是白種人和高等華人憩息之所，住齷齪衙堂的人是欣賞不着的呀！

然而畢竟是春天，雖然是齷齪的衙堂，有時也有春的來到！

我不幸而傳染遲睡遲起的習慣，據說是住在上海的人最容易傳染的，所以我也難免。

在某天的早晨，我被娘姨和妻的談話聲鬧醒了：

——還是一個男孩呢！

娘姨底聲音。

——很白胖呵，不知是誰放在那門外的？是妻底聲音。

——剛生下來不久呢！

——臉色還是紅的喇！

在衙堂裏的人聲嘈雜中，向妻詢得了究竟：

原來是我們住的里內第三街第一家，于晨光曦微中，有人敲着他的後門，等到娘姨去開門時，那敲門的人已經跑遠了，遺下了一個嬰孩在門外，嬰孩身上留着一個字條，寫着。

「這可愛的嬰孩，奉送給您家罷；因為我無力，無勇氣養活他。」

XXXX上

果然，這嬰孩十分受那家的歡迎，那家歡迎這可愛的嬰孩也有歡迎的理由的；因為這人家是沒有孩子的啊。

那準是私生子呵？

妻說完後說的。

——這是這貧荒底衙堂的春色呢！我讚嘆着說。

四

我照例是躺在床上看報，看報的態度，各各不同，有注意國際消息和國內政治消息的；有注意教育或體育消息的；但是依我的推測，還是用看小說的態度去看「本埠新聞」的最多，我就是一個。例如：看綁票案，好像看水滸傳；看煙，賭，娼案，好像看海上繁華夢；看男女私姘新聞，好像看玉梨魂；看棄婦在法院的訴苦詞，好像看紅樓夢；看宣傳書畫家賣字畫的新聞，好像看儒林外史……

總之：上海各日報的本埠新聞，大概不出乎上述的幾種範圍；而風味又和幾種舊小說相同。

因此之故，所以綁案越多，劍俠小說越風行一時；「海上繁華夢」雖然不銷行了，但是上海人對於煙，賭，娼的趣味，還不出乎繁華夢的範圍；以私姘而

代替自由戀愛，爲上海人的習性，玉梨魂之尙爲一般人所傳誦，也是這個理由。紅男綠女式的婚姻問題，上海的紳商階級還是保持着，雖然因法律的進化，叫他們去爭遺產；叫她們去伸訴丈夫對他們的壓迫。賣字賣畫要以自命是遺老或遺少幌子，從清道人吳昌碩以至等等遺老和遺少，真是數也數不盡，儒林外史的價值在這裏；上海知識階級的背景也在這裏！

五

話不妨說開來罷，再談一談上海的賭：

「什麼都可以變成賭博，」這句話不會冤枉了上海。

請看罷，詩謎，現在是上海的賭博之一，起先呢。不過就只半淞園有，而賭勝負，不過是陳皮梅和橄欖之類，後來大世界一利用牠，變成賭香烟，實際上已是賭錢，現在簡直是用錢賭了！再如同力球，在先原不過是一種運動，在

上海就成爲一種很大的賭博了。又有賽腳踏車，這是兒童以至成人的玩意兒，在上海也變成了賭博。其餘本來有賭博性的，如跑馬，跑狗，輪盤賭之類，那簡直不用說了。

這些都限于成人的賭博，而引誘兒童的法局也不少；就說最近發見的一種罷：將一個方木塊，挖幾十個孔，裏面放着不同的食物，將紙封了起來，給他一個銅板，就有挖破一個紙孔而取得好食物的機會，于是整天的在兒童面前叫喊着：

——一個銅板一下，打頭彩呀！

這種人的生意越好，上海兒童的好賭的劣根性便培養得愈成熟了！

六

然而，我在上海終於耐煩地尋找春的消息，既然在紅木鋪造的路上尋不

着，叫我上那兒去尋呢？

我彷徨着，在死氣沉沉的上海，……

又是一個午後，我將紅木鋪造的馬路踱過了一半，向右手轉了一個灣，到了所謂香粉弄的畫錦里了，我每次走過香粉弄時，總作如此想：大概革命家走過香粉弄的一刹那，常會將革命的情緒暫時拋掉了吧？

那種醉人的香味，那種富有柔媚性的絲織品，她有軟化硬漢的力量。

所以我相信我這種推測大概是不會錯的了。

我正式走進了幽靜的香粉弄，出乎我意外的，在那×××香粉店的側門口，看見了許多的賣花的聚集在那兒。

有賣清香的臘梅的；有賣通天竹的；有賣從暖房裏取出來的夾竹桃的；有賣水仙花的，……

——居然尋找着春的消息了！

我不禁叫了起來！

我迅速地走了過去，持着一枝大夾竹桃問道：

——幾鈿一枝？

那賣花的人瞥了我穿的灰布袍一眼，慢騰騰的說道：

——儂要買嗎？格種物事貴來唏！一塊洋鈿一枝！

——好罷買這一枝。

我將衣袋裏僅有的一塊錢交給他，拿着一枝夾竹桃，迴身就跑，雖然我是因爲沒有了乘電車的錢跑回家的；但是覺得十分的痛快！

一九三一，二，十三，上海。

雙毫

于在春

夜的黑影蔭着了一切，一切的影都更擴大更濃厚了，一片模糊只是黑，天際的星，越顯得燦爛。風更大了，吹得不僅竹籬索索的發抖，星也似乎抖到幾乎搖搖要直摔下來。天氣也寒了，口口大學的門口已很少有學生再走出來。賣水菓的阿六和廣泰祥小雜貨舖的老板又有了空隙談他們的話，這是消遣生意清淡的無聊的法子。阿六的攤子擺在廣泰祥的簷下，那裏有風像冷水般不停的澆，阿六被屋裏溫度招呼着，就踏了進去，緊了緊束棉襖的腰帶，挨着那老板坐下。櫃臺上點好一張煤油燈，風過來，火焰便一搖動，接着又跳了幾跳，這纔定着了，再等第二次風過來。他們實在沒有什麼話可談；這天是日曜，除了一輛一輛洋車從大早便裝着一個一個的學生往外跑，到下午又一個一個的裝回

來，再有的也不過往外跑是與時遞減的，而裝回來是與時遞增的罷了。那些都太無聊，他們覺得同生意清淡一樣的無聊。他們都注視着搖了又跳的燈焰，寂寞和夜密密的拚合着，只有風不時的從它們間鑽出小小的裂縫。

「吉吉扎扎」的從遠處傳來了一種聲響，他們的下意識已夠叫他們明白，那是又有學生回來了。

「這麼晏，老板，路上倒很耽心呢；綁票。」阿六像拾得了罕有的寶貝。

「唔，不必，綁票也得打聽清楚的，綁那窮小子幹嗎？」

「讀得起大學堂的，那裏會十分窮？」

「那裏，暑假我拋了二三百洋錢的賬，有的前幾天就帶着行李跑了，有

……呀，做學生們的生意真難，不讓記賬吧……」

一輛洋車在門外的石子路上停了。借着屋子裏的煤油燈和路燈的光，他們

可以看得出，一頂窄邊往下垂的青灰呢帽，下面裹着一件嫩黃的外大衣，翻領高高的保障着後頸和兩頰，膝以下的棕欖色的闊腳褲和漆皮鞋，在洋車脚踏傍小油燈的光輝裏分外動目。

這些對他們似乎很有趣，老板忘記了接續他的話。畢竟他們是文明上海人；假使讓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人們遇見，絕不會相信這一段青灰一段嫩黃一段棕欖色一段黑色的東西也是他們的同類。

收皮手套包裹着的手遞了一隻雙毫給車夫，隨即掄動棕欖色的褲和漆皮鞋便比走步快比跑慢的往一家餐室裏去，怕什麼要抓着他似的，大概是想逃避那寒風吧，他一路上和寒風奮鬥的勇氣想已消失了。

雙毫輕輕的落在車夫的手掌上，他同時從心底透出了一口熱氣，這口氣在口口路尾開步時就吸進了。因為車上不住的吆喝「快，快！——拉不動，拉什

麼車的！——倒霉，揀着這沒用的小飯桶！——不給你錢，這慢！——他心底覺到不安「我該忍受他的罵，爲了錢的面子。」併着氣拚命的划動他兩條不充實的赤腿，到現在他纔有透出這一口氣的餘裕。這一口氣本來是冰冷的，進了他的肚子，透了出來，可就熱得可以了，微黯的燈光反映着，簡直是一片濃霧。

他也很滿足了，笑隱隱的從他的汗毛孔裏散布出來，他在口口路尾靜候僱主時的願望——再掙四毛錢，開銷租錢外就淨賺六毛了——可以說已經大半都達到。

他，似乎，已站在寡母的面前，兩手顫顫的捧着一隻雙毫奉獻給她，她的臉上罩上了一層欣慰，但立時就發現那獻禮太薄了，淚珠從她的眼裏迸出。

——乖乖，你今天拉得幾次生意的？

似乎，他的手顫動得更利害了，他記起他的衣袋裏還存放着一隻雙毫，虔誠的伸手進去想摸出來再獻給可憐的母親。似乎，摸是摸出來了，只是三四枚預備着買餅子自己吃的銅子，他的心在裏面衝蕩着，手顫得就像不是他所有的了，抓不牢的銅子散落在破屋裏的地上，毫無聲息；他立不穩的長跪在母親的面前；似乎，他想說，他又不說；似乎，終於說了。

——母親，爲兒的罪該萬死！二囤，你老曉得嗎，我再有兩毛又二十幾個銅子統給了她了。顫的不能成聲。

——什麼，兒子，錢怎樣輕易便給人，錢只有給母親的，給不相干的人的，是獸子！

——她早就問我討四毛錢，她說，廠裏的姊妹們都有圍巾的，她獨沒有。
——她獨沒有，關你什麼事，獸子，我的獸子！

他悲哀了，但是笑確已隱隱的從他的汗毛裏散佈出來，浮上了吹得血紫而掛着汗珠的臉。生怕他的內心已表到外形，他舉目就看煤油燈的微光掃一掃阿六和那位老板，他覺得他們在注意他，凍久了的臉皮轉起熱來。

那隻雙毫告訴他了，「我現在已在你的手中了。」他的歡慰的情緒中忽地抽出了一絲恐怕，「不要你是鉛的，銅的？」新近的經驗使他一絲恐怕變成爲有力，他的心確實在衝蕩着了，期望它不是，又耽心它是，慌忙的跨過來想就着那盞煤油燈看一看究竟。太慌忙了，石子路旁的小溝絆得他跌倒。

「小兄弟，好好的，哈，哈！」

「哈，哈，哈！」

他臉更熱的爬了起來，纔想到自己的車旁就有一張小油燈，撥轉身趕急的

就看一看。居然使他不相信了，這一隻居然便是鉛的嗎？他懷疑是在夢裏，夢見他的手裏捏着一隻鉛質的雙毫。一種金屬的東西啞然的碰在石子上了。

「先生，這一隻是鉛的！」他決定了他是在這現實的世上。

寂寞激得他有點忿忿的了。他是看見那個一段灰色一段黃色一段棕欖色一段黑色的學生衝進了那面一家燈火輝煌的小屋子裏去的，便失了魂一樣的望着那燈火輝煌的所在奔過去，嘴裏哀嘶着。

「先生，這一隻是鉛的！」

燈火的輝煌只不過是玻璃質的障礙物通過出來的，門已緊緊的閉着了。他的血無次序的在血管中亂流，循環得很快，撲上去想衝開那扇緊閉着的門，等撲到了的時候，用的力竟出乎意料的不重，門輕輕的無聲響的便開了。

「先生，請你換一隻！」

依舊的寂寞激得他加倍的忿怒，聲調有點不平了。

「先生，你給的，請你換一隻！」

「什麼？」很悠閒的音調從「先生」的喉裏吟詠着出來。他以為這家飯店裏只有他一個人是配稱「先生」的，不容再裝佯了。

「你給的，請你換一隻，先生！」他一隻手托着那隻雙毫，顫顫的捱上兩步，從冷酷的黑路走進了輝煌而有飯菜的溫香的餐室，向「先生」伸着臂膀。他被沈毅的張着明眼考量了一下，他雖站着，却覺得比坐着的「先生」卑低了許多，閃閃的水晶體的光，在堂倌們的睫毛下澈照着他羞辱的心懷。他很安慰了似的，雙毫已從他的粗手掌上高陞到「先生」的吱皮手套上了。

「你不要門檻精。」「先生」有些不高興了，倒像研究了一下子，隨手又原舊的送回給他。

他惶恐的縮回了他的手。

『怎樣？——我沒有這種雙毫的。』

『我又沒有調過！』惶恐的手緊緊縮着。

「先生」又很安閒的舉起那隻雙毫，做第二次的研究了。終於憑空的站了起來，不顧他，踱着快方步似的跨了出去。可驚異的是并不怕風的寒威了。

他想，不要他是逃了，急促的跟了他出來。

『長發，這個小車夫門檻精，你替我還給他。』

一個全身黑的，手裏提着一枝長槍的人很謙恭而和氣的接受了那隻雙毫。

『先生，怎樣是我的門檻精？——』這是他僅有的申辯的機會。

可是，「先生」已經又踱着快方步似的跨着回到那家餐室裏，再沒有來聽他申辯的閒情逸致了，原來有一頓豐腴的晚餐在等候着他享受。

他又想，別給他逃了，急促的就想再跟着他走，然而玻璃的門已緊緊的關閉起來。

「來！往那兒跑，識相點拿了去！」警士們發怒本來是很容易的。

「鉛的，鉛的，不好用！」聲調很短促，疲勞了似的。

「放你娘的屁，那有先生們用鉛雙毫的！拿去！」

「不好用的，求你老人家幫幫忙吧！」

「你這個小鬼真壞，槍花居然掉到這裏來了，拿去！」

「不好用的呀！」

「拿去！你不好用，不好用你的，老子纔多空來管這些閒事！」

「求你老人家請那位先生換一隻吧，你老人家……」

「媽的，話多！你不拿去；走開！」

「哎呀！……」眼淚已在他發紅的臉上掛下一條一條的濕痕。他很知道鉛質雙毫連一個銅子都不值的，而他所期望於那隻雙毫的是如何的大，眼前只幻着一團黑漆，什麼都在這團黑漆裏消失了。他再沒有勇氣伸出手從怒氣滿面的警士手中接下那鉛質雙毫。並且他很怕，雙毫落在他手中的當兒，耳光也許跟着就要撲撲的落在他的腦後和頰旁。他嗚咽了。

阿六和廣泰祥的老板都很欣幸的，在這樣冷靜的一天，臨晚而會發生了這一回可看的趣劇，都興奮的站在門口遙看着。老板同警士長發頗有交情，他曾經不止一次的用天橋牌的香煙敬過長發，當他荷着槍，有時夾着棍，停在他門口，這時，不知是因爲怕長發太怒了傷氣呢，還是可憐那小車夫，他踱過來。

模糊的淚眼射出希望的光，歡喜這位救星的降臨，當他像鬼靈一般移動着

過來。

「長發，這個小鬼真壞，先生們那會顧惜兩毛錢，混用鉛板！」
他的救星使他整個的墜下失望的地獄。

「小鬼，還不拿了去，哭，烏用，當心我們長發老爺的銚拐。」
他心裏着實想求一求他的救星看，可是一句話都說不出，只在嗚咽着。

「聽了話吧，拿着走了吧。槍花不是在此地掉的，你年紀小，也難怪。」
阿六站在廣泰祥的門口提高了喉嚨說，夜的寂寞越加襯得可怕。

「鉛的，不好用的，回去要捱打啦！」其實，他的寡母便餓死凍死也絕不會打他的，這不過是乞憐的苦肉計。

「好傢伙，你倒怕打！——你瞧！」長發同時橫曳着他的威武的長鎗，鎗

尖向背後。

「呵——呵——呵！」他禁不住那種威勢的脅迫，兩手像拘攣似的緊抱着身體，出乎他意料的是將領受的耳光的製造者不是人們的肉手，竟是萬人辟易的鎗拐。

「哈哈，不中用的，哈哈！」長發爲了勝利的快感而鬨笑了。

「這樣不中用，哈，哈哈！」老板大概因爲他的朋友勝利了也笑起來。

「哈，哈，哈。」阿六遙應着。

「哈，哈，哈。」玻璃門開處，一個堂倌也遙應着。

「呵——呵——呵！」青年人的拗性和犧牲精神使他決意不再爲一修鉛質

雙毫而受這一羣人的冷笑和熱罵了，像脫了韁的馬，像瘋了的人，忘了一切似的奔向那輛閒放久了的洋車，拉起它來，奮力的一轉身，石子路的崎嶇激得洋

車發了不平的巨響。

長發，鉛質雙毫還在他的手中，阿六，和那個老板都噤住了，對他這種崇高的拗性和偉大的犧牲只有驚詫，覺到不可及的驚詫。玻璃門下立着的一個堂倌也咽着他的笑聲。很清晰的，一陣吃牛排用的刀叉碰在大磁盆邊緣所發出的清銳的響聲喧鬧了，在沉死的空氣中波蕩着，同洋車在石子路上震動的粗濁的聲響合成一片斷音樂以上的音樂。

喪失了理性的憤怒驅策着他，他拉着那無辜的洋車，那無辜的洋車一高一低的含有怒意的震動着。到二三十步後，他的血纔循環得慢點了，力纔疲乏點了，洋車的不平的巨響漸漸的依次降低到它通常的細聲。他纔感受到一種損失的難堪，最初以爲他的洋車被人家拖去了，立刻他就知道那并不會；又以爲他的二团被他同行業的大林拐跑了，他驚痛得很，但不久他又想像到那是不會

的。斷了線的風箏一樣的這纜落到那隻鉛質雙毫上，憤火又在復燃了，他恨不得立刻回去奪下那警士的槍，雖不刺死他，也得重重的踢他一頓。但他又想到那個一段青灰一段黃一段棕欖色一段黑的東西更該打，不但該打，簡直要捉着放在地上死命的踐踏，一面拷問他，「你下次還混用鉛板嗎？還叫警士欺侮人嗎？還……？」雖然無聊的幻想似乎已讓他在精神上安慰了，而實際的損失總是物質的，二团的笑容是攢在警士的手裏了，大概已進了他的衣袋，母親的可憐的表情已在他的眼前。於是未乾的淚痕上又加上了幾道新的，失魂顛頓的他在漆黑的空隙裏帶着洋車向前進，在興奮的情態下，寒風對他像忘記了示威。

同時，「先生」已享受好了他的豐腴的晚餐，吃完最後的一盆西米粥，他用翻領裹起後頸和兩頰。走出了餐室，經過警士長發的面前。

「方先生，小鬼也掉槍花，真可惡！——我說的對吧，那有先生們混用鉛板的，尤其是方先生，你！」

「咽——！」純粹是很珍貴的鼻音，不但十足帶着方先生悠閒的本色，還滲夾着些詩的意味。可惜路燈太微茫了，又可惜戴着呢帽更裹着翻領，否則讓長發瞻仰瞻仰臉上贊賞的表情，豈不是長發的快事？

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深夜在上海

大學生憶絳

公俠

他真想立起來大聲問，不，他真想從坐位中跳起來叫出來：『我們爲什麼要念這個東西？』

和他並排的一個同學，濃眉高顴的，苦着臉用心地在幾張寫滿了的稿紙上塗改着；憶絳覺得那雙嚴厲的眼睛時時在向他偷瞟着，似乎怕人看見他底東西，便更加懊悶起來了。其餘的人用不同的體態穿着更不同的衣服的人，仰着頭望着前面的教授，或是把一本書，一本頗大的綠面的洋書，擱在桌邊看着。憶絳斜望過去，可以看見國楨——他比較親近的一個人——在側着頭急速地把講辭記在一本嶄新的練習簿上。

這是在上普通生物學。江南型的瘦弱而矮小的先生，英語中夾着湖州一帶

的土音，詳細地講着幾個遺傳律。說話底中間，時常把身子向後面退，然後手指着黑板，叫學生看他畫在上面的東西，把腰向外一挺；這是上學期學生們所見慣的姿勢了。

憶絳自己也不明白，是因為衰弱黃臉的先生和先生說出來的優生學的對照，還是因為這午前的最後一課的特別的無聊，總想把那句話喊出來。他自己桌前什麼東西也沒有，於是從袋裏摸出剛才收到的一個朋友給他的一封無聊的信來，不是想看第二遍——他再也沒有這心緒了——却同時摸出一枝鉛筆，在信封底背面上塗寫起來。

"Life, after all, is not as good or as bad as we believe it to be."

這是莫泊桑底『一生』裏的最後一句話。於是接着又寫了無數的『爲什麼』，堆疊着，擁擠着，而終於完全模糊了。他更想喊：『我們爲什麼要念這』

個東西？」

他是一個文科二年級生，從被封了的上海大學轉過來的，在上海念的是政治，現在轉入史地系了。因為覺得外國語底需要，又因為以前在上海，太隨便了，近來頗努力于英文底學習，於是對文學又發生興趣來。試作的幾個短篇小說，竟能刊在某個比較急進的為青年們所愛讀的雜誌上，而且博得編輯者底特別的讚許。因此有時他幾乎想拋了史地，轉到外國文學去。但是『我為什麼讀英文呢？』他又彈劾地發出這樣的問題來，小小的歧路便暫時似乎消滅了。學外國語在現代對於研究無論那種學術都是必需的，外國語不過是一個工具罷了，學外國語而拋棄史地，那簡直是舍本求末地將手段當作目的了。

他身材並不高大，體態也不怎麼漂亮，惟獨臉部——那是說他那一對特別發亮的眼睛——底表情，不是悲觀或樂觀的，却是熱辣辣的銳利的生命，向外

吐的火一般的莊嚴精力的表現。沉默寡言，一看便知道他是一個怕見羣衆而一方面却可以在背面作着大運動底負責的工作者。

他把信紙攤了開來，在反面寫了『新時代』中的兩段話：

『我覺得你是能夠成個文人的；但是我堅信着你是有比文學更高更善的使命的。做書——這在題外不能做事的時候。不消說也是好的。』

『在文學裏成功，不如在事業上失敗。』

念史地不是和念文學一樣地不如『事業』底爲實際嗎？轉着這樣的念頭的時候，打了下課鐘了。

過道中在人堆裏擠着，一個靠近他的同學對他說：

『頭一課就是足足一個鐘頭，真辦不到呵，這位先生。』

一會兒又接下去說，『生物我倒也很喜歡，這東西在我們日常生活上很需

要，就是沒有時間……舊年我拿了一個C……」

他們擁進飯堂，憶絳就在門邊爲幾個熟悉的同學占住了的桌子底一面坐下了。國楨也在座。

「今年義務小學仍舊請你擔任兩課吧？」他問憶絳說，一壁擊着盆子叫廚房。

憶絳去年由一個同房間的同學底介紹，在學生會辦的義務小學擔任了三個鐘點的課；可是今年他在未進學校之先，早已決定要好好用點功了，他要在極嚴格的可能範圍內，把精神，時間，金錢節省些了。這義務小學裏的每星期兩三個鐘點，不是不必要而爲徒然的浪費嗎？他推辭了。

「我這點面子也沒有嗎？」誠懇的國楨不自然地說，又轉向立在桌邊的伸出手的廚房，「湯！」

國楨今年是義務小學底教務主任；他這一問，一桌的人都裝出了『？』似的臉望着憶絳了。在這樣的審問似的局面裏，爲着國楨底面子，他祇得含了笑，『……………』

『答應！答應』一個朋友代他答應着。

他們在討論招生底手續。保證金底處置，考試底班次底分別，課室，桌椅底整理，教員底聘請……………憶絳一聲不響地聽着他們——多麼富于朝氣的人呵！在義務小學裏誰都是義務地工作着，這事情對誰都是絕對地不必要的，然而他們這樣熱心……………

飯堂裏人聲和盃碟聲嘈雜得很，充滿了愉快的，說笑的，向前進的空氣。然而憶絳心裏爲什麼老是有點不安定呢？在理，在這學期底開始的時候，誰都應該有點勇氣的，卽或帶些幼稚的奮發的精神的；然而他爲什麼彷徨起

來，好似臨着歧路而不禁被困于徘徊底心情了的？

他就這樣念史地嗎？他就這樣鑽在十字軍，兩晉，五胡裏面而逃避了社會嗎？玩這些把戲，實在不如文學之猶與人們有點接觸了。可是他怎能專門從事于文學呢？不說『在文學裏成功，不如在事業上失敗』，單單爲文學而生活，爲了寫文章而探求人間味，他已經覺得是虛偽的，錯誤的，無聊的而足以使他苦痛的了。

他究竟將往何處去呵！

午飯以後，一個人坐在籐椅裏散漫地思索着；偶而地，又觸着了剛才的問題了。

有過一個時候，朋友們把中國這民族當作一個謎而努力想解決牠。牠將漸漸地走入滅亡之城呢，還是將復興起來？多數是抱了悲觀的了，這病的民族，

照他們看來，確是在往沒落底道路上走，終有一日，這地球上會失了他們，戰勝者底鐵蹄會毀滅了他們底足跡了。然而中國底滅亡，于人類進化上是一個阻礙呢，或者反是除了一個阻礙而為一種清道底運動呢？這問題他們怕解答了。假使肯定了後者，有誰能徹底地作一次亡國運動嗎？究竟太荒謬了，究竟太荒謬了。

然而，這終究是一種懦弱，不徹底，矛盾，因循底表現呵。

這時他忽然得了解決了，他勇猛地定視着前面——壁上橫釘着的一張信箋紙，上面日久變成了黑色的墨水字寫着，『少不自立，荏苒遂汨，今至古人學成之年矣，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胸部深重地起落！

『人總是求生的，既然活着，總得積極地活下去；民族也是求生的，既然做了一個民族之一員，總得積極地肯定這民族，而努力于其生存。無論是易子

而食的幾百萬的飢民，無論是吃鎗彈拿餉的兵士，誰不是在永生着？

「然而這民族的確是病了，內面，外面，都是很深地病了；要明瞭這在現在誰都說不出究竟的沈重的病，必得先看一看牠過去和現在的起居，牠底生活史和牠底環境，他應該翻一翻中國民族史和……」

這樣地爽捷地，他把自己底行爲滿足地說明了。他不是徒然地念着空洞的文字了，他是從事于一種真正的實際的學問啊。

這下午祇有一課——西洋哲學史。這是憶絳這半年來新選的。

兩點鐘的時候，零落的二十多人坐在教室裏等了一會兒，教授推門走了進來。瘦小的患着衰弱症似的戴了一副說得在一千度以上的眼鏡的人；是一個研究系裏的人物。他用官步走上講台來，白皙的臉上輕浮着病態的而亦頗親切的笑容。學生們紛紛地把上課證繳了上去，他摸弄着這些顏色的片子，於是靜默

了一會，輕聲地慨嘆地說，『大半多是新生了』。他含笑地望着學生。學生也都含笑地望着他，好像他們在共同做着一件滑稽的事情。

『爲什麼舊年那許多人都不來了呢？』他又接下去慢慢地說，『這是不行的。聽了一半，還有一半不聽了，這是不能算念完一個 Course 的。學校裏答應給學分嗎，一年的東西念了半年不念了？』

『有兩個人寒假裏畢業了。』坐在前面的一個操着四川口音回答說。幾個人笑了。

教授皺了皺眉，『其餘的呢？』

沒有人回答。

『這是不行的。』他仍舊接下去說，『學校裏辦事的真太隨便了；我還寫信關照這是 Year Course，是不准讀半年的，他們還是一點都不管。這許多新來

的人，去年的課沒有聽，叫我怎樣講法？怎麼聽得懂？這裏辦事的人真太隨便了。」

憶絳微微地起了點惡感。

「一定要念完的，」病弱的教授用瘦弱的白皙的手指翻弄着那些紅綠的片子，望着那四川學生，「去年選讀這科的，今年一定仍舊要念，否則不給學分，」他幾乎每個字一頓地說。

「請你們和教務長說，要他們貼一張通告，叫去年那些人來上課，否則去年念的便不算了。」

他偶而頭側到門口去，和一個穿制服的胖子點了點頭，像剛剛才看見似的。那胖子便搖起腿來；一會兒又停止了。

教授於是振作起來，掉轉身去，擡起細小的袖子，在黑板上寫了幾個大

字：『評黑格（寫到這裏，手裏的粉筆，在空中搖晃了好一刻）爾之哲學』。於是又轉向學生，含笑地說，

『我們先講一講去年這個考題。』

他把頭低了下來，又弄着片子，顯出一種思考的神態，靜默了好一會。

『我們做學問……』他開始幽默地滯緩地講述了。這聲態與他底遠逗的演詞顯得很調和。

他說，做學問一定要有一個態度，這個態度是古今中外做學問的人都有的，這個就是拚死命求忠實的態度。好比讀自然科學的人拚死命去探索自然底究竟一樣，談哲學的人也要去探索一切問題底究竟。讀一本哲學書，這個——當然，也要拚死命去探索這本書底究竟，就是著書人底肚子裏的真正的意思。那末說到批評呢，更其了。因為批評是寫給人家看的，批評錯了，豈不是遺害無

窮嗎？做批評第一步應該看一看要批評的東西，他想這是同學們會反對的。

於是他說不幸去年竟有許多同學，做黑格爾底批評，然而黑格爾底本身却沒有去看一看，大半的人都是抄些人家底話，而人家底東西都是萬分靠不住的，這個人家就是某某先生。他——教授自己——總將自己念過的東西忠實地告訴同學……現在他要說出某某先生底錯誤。

他揮動着細瘦的手臂把所說的寫在黑板上。

憶緯覺得可笑，他是在演着醜惡的武士滑稽劇，我們現在需要這種東西幹什麼呢？瀕擾的被壓迫的民族，需要斤斤地爭論一個古人底哲學這種迂遠的事嗎？絕對是一個「不」字！這樣的瘦弱——連他底神經——的病夫需要的是運動，需要點牛乳與土司！然而自己做着呢？真的是並不迂遠地直接地適應民族需要的嗎？

史地，不，民族底研究，能將一個民族從沒落中救出來嗎？呵，自然這問題是太幼稚了：民族史是因爲想找出民族底需要，想要，想找出一條這民族應該而且可以走的路，然後再去宣傳，去倡導。然而，自己決不是一個做領袖的人，那末憑誰來提倡這運動呢？自己所找出來的東西，不將變爲一個政治學者所寫的一篇徒然的虛文嗎？卽或有一兩個有能力的人信仰他而且協助他作起運動來，能擔保有一日那兩個人不會變了主張而做出相反的事情來嗎？呵，呵！：

教授間或頗憤激地說某某先生在什麼地方「又」錯了，彷彿這是天大的事情，但是下面的學生却不爲他所感動，儘是伸直了兩條腿，斜躺在椅子上，似乎他們來上課實在就是大家坐着等。下課。教授說的是去年的舊賬，他們自然不必扎記下來了。

等到了下課，大半的人又夾着書等上課的時候，憶絳——這煩惱的少年——躺在牀上漸漸入了半睡眠的狀態。

憶絳正戀着故鄉一個女郎，她也戀着他，但是他却不敢把「愛」字說出口來，因為他決不定要不要和她結婚。那女郎太病弱了，而且有點笨拙，這樣對於自己未來的兒女有惡影響的事是不敢做的；可是一方面他又是一個戀愛無條件主義底傾心者，不爲什麼而要愛她，當然也不爲了什麼而不愛她；愛了她便不能和另外一個她結婚，這是每個青年（憶絳也不能免）所肯定的。爲了優生學而勉強實行節制生育，這種不快樂而不自然的事情，更不是他所願意的了。然而有一個病弱的兒子，看着他受疾病的苦難，又豈是一樁痛快的事？

門房推門送進下午底信來，沙聲懶懶地喊了一聲憶絳底名字；他滿以爲是那故鄉底女兒來了什麼了，跳了起來，然而使他非常失望的是，那是他父親給

他的一張明信片。他拿着明信片沒有看，無趣了一會，於是安慰自己說，

『不來也好。』

父親明信片上叫他好好在外面放心念書，不要顧慮到家裏的拮据，努力上進等等，慣常的勉勵的話。這時他看了突然十分感動，含了熱淚向着自己發問：

『我究竟往那裏去呢？』

兩位夫人的談話

F C 女士

鳳女士，正和她丈夫吵嘴哭個不休，當罵個不休的時候，忽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她裝束很時髦，滿面春風的堆着笑容，坐在客堂裏；娘姨便上樓請三少奶奶去了。鳳女士知道她的朋友剛從H埠到來，趕快拭了她浮腫的淚眼，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下樓來會客。說了幾句寒暄的話，鳳女士不住的撫摩着手裏貴重的東西，很驕矜地說「你看這顆寶石價值多少？」

「我不懂，我沒有買過，我想是價值連城的，是T先生買給您的嗎？」芙女士帶着鄙視的目光說。鳳女士憤恨地搶着道，「提都不要提，那厮簡直不是人，他真捨不得五千塊錢買給我一隻鑽戒，他買給他的老姘頭好了。這是我另一個愛人送的。像我身上的跳舞衣裳，也是他送給我的，值一百多塊錢哩。我

快和T離婚了，以我才貌雙全的女子，穿着時髦的裝束，抹上了些粉，有誰曉得我已有了兩個異性的男子呢！這樣胡調的出去交際，何愁男子們不把他的金錢送進我的袋裏哩！既有許多異性奉承我，安慰我，我無求不遂，實在用不着T了；我快要和他解除夫妻的名義，歸還我的自由！」

芙女士很驚異地向她說，「你和T結婚的時光不是愛他的嗎？像T先生這樣漂亮的男子，學問又好，本領又大，他待你不錯，看你的生活，沒有一樣不滿意的；正所謂一飯十金，一衣百金，一室千金，加以堂上一呼堂下百諾，衣食住的人生大問題，統統解決了，還有什麼不滿足你底慾望以致要和他離異呢？況且也有了兒子了，真捨得他們嗎？」

「不要緊」鳳女士搖頭說，「我未和他結婚前，他却很愛我，他曉得我是喜歡衣飾的，便多多買給我，來博我的歡心。那時果然很甜蜜。但結婚後，不

上兩個月，他就變了，又發現他有個老姘頭；每星期都是外宿一次；此後我便和他天天吵鬧，要上訴法庭，驚動了介紹人和證婚人，他們都來勸和了，我不肯干休，他便跪在我的跟前，獻給我一千塊錢，我哼了一聲的收進袋子裏，便不到法庭去。這樣的風波起了兩次，都靠一千塊五百塊，才算解決。但是他現在愈弄愈兇，竟每隔一晚，外宿一次。你沒有來的時候，我們正在打架呢。」

「什麼事？」芙女士很驚訝地問她。

「我和L君戀愛，因社會禮教，舊道德，和名譽種種束縛，不能和他永遠相處，已是一件大憾事。在H埠我已無立足的地方，便索性走到S埠，胡亂和T結婚，結婚目的；第一是挽回名譽，第二是爲着生理問題。我來時所帶一千塊錢，通通用光了。看看快成餓殍，不得已和T結婚。今天我罵他的老姘頭，

他怒不可遏的反罵起我來，「你有什麼聲價，還自名爲美術家，原來是銅臭滿身的妾媵呢！」芙女士，你看他這樣侮辱我；把刻毒的話罵我；以後怎能日日相處，快些離異罷！快些離異罷！橫豎我的愛人很多，隨便那一個，我也可以嫁他，兒子呢，我帶着他去，我不能老在這裏受苦啊！」她又嗚咽地哭。

芙女士不慌不忙的拍着她的肩說：「鳳女士別哭！你祇要誠心來愛他，他定然感激你，把全部的愛都送給你。你不要提他的姘頭，他不會提L君嗎？你好好地待他，他那裏有外宿之理。就是T先生對你不起，祇好婉言相勸，以摯情來感動他，開口便罵他，那裏肯聽從呢！況且你們雙方從前都是已有愛人，有兒子，現在統統拋棄來結婚，是何等大的犧牲，何等深的愛情啊！已往的事，譬如昨日死，不去管牠就是，用不着提舊事來傷失感情。」

她很慚愧地兩耳飛紅，不甘芙女士說她的不是，故意和她爲難的說：「你

們夫婦，不會像我們的相罵嗎？」

「什麼話！我們簡直不曉得「罵」字怎樣寫，怎麼用。這是我們值得驕傲的！」芙女士很得意地答。

「難道你們整天擁抱着，祇曉得合上了唇，沒空來罵麼？我倒要聽你們的豔史。」

「是的，你喜歡聽嗎？」芙女士雍容地坐下，開啓她的櫻桃小口，慢慢地說，「我的愛夫P君，他那漂亮的面孔，溫和的性情，偉大的志向，他對我那像日球般熱烈的愛情，給我無邊的安慰；我才有今日快樂地過活；我心裏是怎樣地感激他哩！我們的婚姻，真是愛情的結合。」

「未婚時，晦明風雨，我們都要相見。帶着病的時候，祇一見就好，很重的病，他也會用催眠術來醫好我。說也奇怪，他有兩次病到去醫生處打了兩

針，但一見了我，他立刻復原了。」

「當他剛從美洲畢業回國，沒有適當事情做的時候，他很覺憂悶；我極力安慰他，還常常監視，設法免他浪費；他便很感激我：我們的愛，就一日千里的進步！未婚既婚，都是一般甜蜜。我們的快樂真是南面王不易了！」

「自P君愛上了我，我便沒有和半個異性發生過關係，我也不見得別人比他更可愛，我願鳳女士也是這樣，那麼你和你的丈夫，可以做甜蜜的夫妻，用不着離異啊！況且婚姻的大問題，怎可當作兒戲哩？你既說結婚是爲挽回名譽計，那麼你要離婚，你的名譽不更會敗落嗎？以金錢爲目的，那裏有幸福存在哩？別的男子說，愛，不過是玩玩吧，若要和他營共同生活起來就覺着討厭，難保他不是今日的T先生。一誤豈容再誤。請你當心些，不要再失足成終身恨就好了！」芙女士略一停頓。她嚷着道「你是近代的新女子，猜不着你的腦筋比

老學究還陳腐。女子解放的聲浪，你沒聽着麼？女子貞操的問題，早已打破，還說什麼失足不失足哩？我是人盡可夫的；總要能供給我們奢侈的慾望就夠了。我是大名鼎鼎的交際家，有誰不欲一親芳澤，離了他後，不愁沒丈夫。S埠不能立足，便跑到P城去，大千世界，難道沒有當意的嗎！你的P君太好，你不必學我這樣奔波，我不比你的好福氣。唉！命不由人啊！」她嫉妬和憤恨的視線集在芙女士身上。

「運命也許是有，定命是沒有的，幸福一半由自己取得，」芙女士微笑地說，「你說我頭腦陳『舊』是可以的，若陳『腐』就不對。」

「我只覺得始終如一比朝三暮四較為快樂；甯可少穿幾件漂亮衣服，不願把身體博金錢。如果這便是頭腦陳舊，我就算是陳舊罷。」

「我不想用舊皮袋載新酒。自愧沒有本領造福女界，只望不致貽羞女界！」

「她說到這裏，看看手腕上的時計，起立說：『鳳女士，對不起，倘有開罪之處請不要生氣。晨光不早了，我要回去吃晚飯，免得P君等得乏味。再會罷，祝你們夫婦和好如初。』」

老人的教訓

羅西

老社會學家沈中民是一位有趣的人物。他做了許多重要的事，沉默地，毫不矜誇地。他底格言是：自己也許有重要的意見，但別人底意見是更可貴的。浮燥的青年們罵他糊塗，幾乎要舉起拳頭來搗他，在他，只是當作多一次毫不臉紅地微笑的機會，『也許我真笨呢……』這樣，他從沒有誇張過他底豐富的經驗。大家喊他：客觀的老頭子。

鬍子好像二十年不曾理過，頭髮也不常修。外衣幾乎長過膝蓋，袖口，肩頭，背脊，衣緣那些地方全是油光，顏色想來該是黑，但現在是紅和黃了；褲子臀部特別寬大，褲脚却特別窄小，望去像是印度的女裝。襯衫是藍布做的，永遠沒有領子和領帶。走起路來，屁股上面那塊大補丁左右搖晃地顯出非常重

墜。誰要是跟在後面走，雖然連微風都沒有，那種羊毛和着汗垢的嗅氣和濃厚的下等烟草底辣味兒伴着，會使你打噴嚏或者作嘔——這一切異點也許不是他獨有，他獨有的該是藏在那污穢的外表裏面的：血紅的心，誠樸的，沉毅的，真摯的。

他自然到過舊金山，跟一般穿着漂亮的華僑風的西服的廣東人，一樣地到過那兒，這大家一定不會弄錯而且不以爲希奇的。『老社會學家』，這似乎帶點嘲笑，其實他雖然沒有拿過許多廢物朝自己腦子裏塞進去，但他曉得的並不會少過一個堂堂皇皇的博士。不少人會對於這位將近六十歲的老頭兒底往事發生興趣的，不過沒有誰知道他壯年時曾參加過平民革命，曾因報効軍費而倒閉了他底洗衣店，他底獨一的兒子曾因參加祕密工作而死掉，他底妻曾因他這種愚昧的行爲而跑掉，等等，除此以外他都讓他們曉得。沈先生就有這一樣是

不高興的：談起過去的那些傻事。回國以來，做過各種流氓似的小販，也做過很重要的工作，但是現在，只是那麼卑微的一個遞信的人，每個星期要來往省港兩次。一會兒住香港油麻地，一會兒住廣州第一津，其餘的時光多半花在火車或者輪船上面。他老是攜着一個小藤包，裏面裝着些各種顏色的墨水，各種顏色的一扎一扎的鉛筆，和不少零星的文具，上面全印着紫色的『貨樣』兩個字。有時也替人帶些香港售價便宜的花布之類的東西。

一個秋天的下午，在西堤，太陽已經落在崇高的新公司後面，把那座四方的建築物底斜面的影子投在珠江岸邊。廣闊的陰影裏，籠罩着碼頭上疲倦了的，皮膚棕色的，因過度勞動而使肩膀和腿肚生出隆起的肉塊的苦力們。這一行一行被警律排列成圖案似的，坐在自己拉的洋車的坐墊底下；三五個穿着破到不成衣形的苦力，雙手正捧着長方形的淺木盤子，正在吃着裏面裝着些粗餅

；沈中民先生雖然剛剛離開船艙，却並不像其餘的旅客那樣匆忙地朝家裏跑，反而雙手插着崩壞的褲袋，以散步的姿勢在江邊踱着。

他底住宅應該朝北走，但他是朝東走。一面伸手進衣袋裏掏出隻香蕉，剝着皮，邊吃邊走，右手底食指和中指夾着半截熄滅了火的香烟。鬍鬚像榕樹幹上那些陳年堆積的蜘蛛網兒。

轉進維新路，他底側影被拉長了在白牆上面慢慢地移動，下巴底下有一團小小的黑雲。再轉進一條窄小的，只有六尺寬的街道，他底目的地快要到了。

在一間闊氣的青磚屋門口，一個年約十歲光景的女孩子在哭。

「怎麼啦，小妹妹？眼淚洗臉沒有好處呀。」

小妹妹穿着破洞的衣褲，頭髮被拙劣的理髮匠成剪個長短參差的荷蘭裝，腋下夾着一本鹹菜葉似的教科書，一枝價值三個銅板的鉛筆丟在地下。街裏很

寂靜，只在五六丈遠有一個警察。他因為正在很高興地和一個傭婦談着甚麼，沒有工夫來注意這窮孩子。

老人見小妹妹沒有理會他，便挨在她身邊，坐在白石階上。

「要吃隻香蕉吧，」他和藹地遞過去，那個羞澀地接了。爲了有這種關係，他們很快地就成了朋友。她告訴老人，就是他們現在坐着的這門口，這家人裏面有兩個男孩子欺負她。

「他們笑我底褲子破了個洞，說我漏出個大屁股，有一個又叫那一個娶我做新娘子，說了許多不好聽的話。我罵了他們一聲，兩個一齊來打我，打了就跑了進去，他們底大人還要睜眉突眼地出來罵我。誰認得他兩個小烏——」

「別罵人哪，小妹妹，他爺娘欺負你爺娘，他們欺負你們，你罵人中甚麼用呢？小妹妹，你記住在心就得了，慢慢長大了，將來你總會曉得有個辦法

的。」

「不，他們兩個啦，要是給我碰見一個，我準會打破他底鼻子！」

「孩子，莫逞蠻氣。就是你打得過他，他們底勢力大呵。你要是不信，你聽見過買雙破鞋子，坐了一年六個月監的故事麼？」

小妹妹感到興趣了，搓了搓眼睛，她忘記了復仇，要聽故事。

他便慢慢的開口說故事了：

「姓徐的和姓伍的住在隔壁，姓徐的有錢，兒子叫做天資；姓伍的窮，兒子叫做其昌。

「有一天，其昌在天資家裏玩，他們是同學，同學雖然離開學堂，也常常會在一起玩的。不知怎的吵了起來，剛剛天資底爸爸從外面回來，手裏挽着一個盒子，裏面裝着一對買給天資的新皮鞋。一眼看見他底兒子跟其昌玩，又吵

鬧，便沉下了臉，罵他兒子：「十二三歲的孩子還不專心讀書？要玩也別跟下流人玩！賤骨頭不怕染下流氣！」跟着又罵其昌，說以後不准其昌踏進他底門檻，不然就要敲斷他的腳骨。

『其昌鼓着一腮膀的氣，正是有冤無處訴；他沒有天資那樣幸福，母親死了，爹爹跟人抬轎子。恰巧他爹回來了，他正待告訴他，只見他爹高高興興地拿着一雙破皮鞋，說是跟隔壁姓徐的包車夫買的，花了二毛錢哩，他也很歡喜，也就沒有出聲。他是個懂事的好孩子，明知就告訴了爹，他也沒好法子想，前次天資搶了他底書扣，還打了他，還不是隨他搶去打去？而且這孩子窮得可憐啦，一年到頭只穿着那雙十幾個破洞的布鞋子，不論下雨好天；看見天資那雙天天上油擦得品亮的黑皮鞋，早就羨慕得要命，現在買來了，要花了爹整整半天的工錢哩，因此他歡喜得很，笑了。他想說他望了好久的東西今天望

到了，明天自己也可以穿起皮鞋上學了。

第二天下午，在學校裏，徐天資搶了伍其昌底銅筆套不還他，兩個又吵罵，而且打起架來。其昌受的委曲太多，一下子按捺不住，用力過大，把天資打出了牙血。到了先生面前，天資捏造了一串謊話：說他沒有搶他底銅筆套，倒是他偷了他底皮鞋，他跟其昌要，其昌打他。後來，「校長，你去問問同學吧，」天資狡滑地說，「他們都曉得這雙皮鞋是我的。」

「校長也信了，因為他相信窮人總是偷有錢人底東西。而且三毛錢一雙還沒破得十分的皮鞋，那會這樣便宜呢？他不曉得天資的皮鞋只要有個小洞就丟掉的。當下打了其昌十板屁股，罰他對總理跪了兩個鐘頭。鞋子還要馬上除下來交還給天資。同學都笑他是賊。」

「先生真不公道呵，」那個小孩子同情地抑鬱地說。

「不止先生呢。」老人繼續看：「其昌爸爸知道這件事，氣得要命，馬上去找校長，要校長當衆宣佈自己底錯誤，要校長把那雙鞋討回來，說那雙鞋明明是買來的，來人可以做證。校長起頭還覺得後悔，後來看見他爹那麼強硬，爲了要顧存面子，竟老羞成怒起來，他明明曉得一個窮工人要跟他鬥，是鬥不過他的。」

「事情是越過越不好辦了，校長叫校役趕他出去。還暴躁地罵他，要開除他底兒子。火頭上三言兩語，是很容易打起架來的，他爹和校役纏做一團，事情也真湊巧，校長過去勸解的時候，不曉得是校役還是他爹，一拐掙就把校長底近視眼鏡打得粉碎，把右眼撞得紅而且腫起來……」

「後來呢，其昌底鞋子拿得回麼？」那個帶着催促的神氣。

「拿是拿得回，不過在他爸爸進了監牢之後了。警察管打架的，聽見校長

吹銀鷄，來了。把他爸爸用草繩綁着帶了去，校長只交了一張名片給警察，不必一道去。第二天報紙上都登了這件事，有幾家報紙跟校長有仇恨的，便極嚴厲地攻擊他。校長一想，這事不得了，橫豎一錯就錯到底，不然校長的位子恐怕不保了，便捏造了許多罪名，偷東西啦，打人啦，搗亂學校啦，恐嚇校長啦，說得連法官都有點害怕。證人傳來了，是徐家的包車夫，那里會幫伍家呢，於是他爸爸就判了一年六個月牢的。

『其昌一個人在家裏哭。沒有人理他，也沒法子想。天資從隔壁院子裏把那雙黑皮鞋拋了過去，嘴裏還嚷着：『小偷兒，鞋子拿去吧！』這樣反覆嚷了好幾遍。其昌一面掉着眼淚，一面把那雙黑皮鞋用報紙包好，他一輩子不會忘記這件事。』

『第二天沒上學，跟他底表叔做工去了。』

小妹妹不做聲，在她理解力有限的腦子裏，這件事成爲一團糾亂的細絲，左撞右突都想不清線路。那家有錢人看見一個老頭兒和一個窮孩子坐在門口唧唧噥噥地好像在商議甚麼，怕是偷東西的，叫那個警察來把他們趕開。

『小妹妹別忘記啦，』沈先生在臨分別的時候說，『你此後便會曉得不要買別人底舊東西，不要跟人打架，不要……你將來大了……』

老人再轉個灣兒，進了一條小巷裏，在兩扇小木門上，登登登，登登，敲着，又是三下，又是兩下。又是……那被微風吹動的鬚鬚也透漏出一絲絲得意的笑，登登登，登登，三下，兩下，他又舉起左手敲，右手反屈着，伸進背脊去搔癢。

廿，五，廿九，在上海

疑 痕

汪錫鵬

松莊——一個幽靜的鎮市。

全鎮的市面集中在一條小街上，這街是石板鋪砌的路，橫貫在鎮的中央，天色將黑的時候，店舖就都閉上了板門，燈光從板縫間透射到街面，寂寞如深夜，街上一個行人也沒有。

街的東頭掛着一盞紅色的玻璃燈，映着——平安棧——三個字，這是本鎮上唯一的小客店——很難得有一兩個客人來住的。

——一個披着長髮的青年男子，穿着高領的大衣，不大和人說話，說時帶着外鄉的口音，住在這客棧裏，已經兩三天了。日間不大出來，在傍晚或夜深的時候，有人看見他戴着遮住了半臉的呢帽走過小街，態度行爲有些像作賊的

或是在敵軍裏作奸細一樣——這樣的一個消息傳遍了左右的鄰居。

好不容易才把小寶寶弄睡覺了，她就爲寶寶脫去了外衣，放進在被窩裏，蓋好了被頭，輕輕的走到房門前，掩上了房門，再輕輕的走上露台去——是一天的領帶孩兒的疲倦，累得雙臂發酸，她深深的吐了一口悶氣，倚在欄干傍，霧一般的夜色蒙罩着全鎮，樹枝和屋脊靜靜的站着在眼下，兩眼迷迷糊糊，人兒好似在夢中。

咯——彷彿是一塊石磚翻動的聲音。

一個黑影子在院外的半牆外的小巷間移過，走向東角的巷口，轉了進去，抬頭一望——平安棧——三個紅色的燈上的字在遠處的街頭上，她頓時心微微的悸動——呵！豪誠呀！住在平安棧裏的客人，莫非就是豪誠嗎？可憐的豪誠呀！只知我不愛他，只知我拋棄他，却不知我當時的事情啊！——她倚在欄干

傍，默默的這樣想着。

——聽店主老兒說，他很有錢的，一定不是壞人，不是賊，是呆子，是神經病的人——第二天的晚間，正是晚飯後她領着寶寶進自己房間的時候，她又聽見房外中堂裏，家裏的兄弟們這樣的議論着那客店裏的人。

一夜未曾好睡，她決定那客人是豪誠，是他，是他，他仍在戀念着我啊！她鼓足了勇氣，在今天的午前，一定親自到平安棧去，去訪問那街頭巷議說着的客人。想到那客人若真是豪誠，相見時又將如何的慟切，如何的難受，說甚麼話呀？笑嗎？唉！

對鏡理了理髮和服裝，領了寶寶，胆怯怯的走出了母家，滿懷的淒涼，低着頭兒走向平安棧去。

唉！回憶像毒蛇一般的老是盤踞在心頭，人若沒有記憶力是多麼的幸福

啊！但是對於豪誠，又覺着無論如何是不該忘了他的。是的，不該有一時忘了他，直到死不該忘了他！

平安棧的招牌，已在眼前了，她的心在胸中微微的悸動，彷彿雙腳也軟了一些。

『老伯伯，吃過了飯沒有？』

『吃過吃過。』——平安棧的老板，是個年老的伯伯，最愛小孩子。

『喊聲公公——』她領着寶寶，裝着閒散的樣子，踏進了平安棧，兩眼向左右的觀望着。

『老伯伯，聽說你們店裏近來住着一個，很怪異的外鄉人是吧？』她低低的說着，兩眼在四週尋找甚麼似的又望了一圈。

『是的，那人有些莫名其妙，年紀並不大，不是到鎮上來做生意買賣的人

，也不是來遊玩的人，日間不大出去，老是躲在房裏看書，已住上了三天了。」

「是姓陳嗎？該姓王吧？」

「不，他說他姓陳。」

「現在？後邊？」

「昨天上午就走的，丟了一塊錢小賬。」

在老伯伯的口中，所打聽的容貌和一切，總不大像是豪誠。她很悵惘的走出了平安棧，低着頭，走回娘家去時，似乎在怨恨，咒咀着自己的神經衰弱和多疑。唉！往事像毒計，注射在血液裏，得永久的隨着自己的生命而奔流！

婚姻若不是基礎於天真流露的愛情上，究屬是乏味的。四年來只是度着虛空生活，就是如今回娘家，也尋不着一些真切的安慰，領帶寶寶的歡心，到如今只有懨棄和疲乏。——夜間她又是獨自悵然的倚在露台上的欄干傍，望着迷

迷朦朦的夜景，聽着屋內寶寶呼吸的聲音！

一陣涼風拂面，感覺自己的熱淚又掛在頰上。「豪誠呀，到那天，能和你再見，再同學，再去看影戲，再在交際會中談笑着；再過我們的青春的花月日！」

咯——一聲！

眼下又是個黑影在院外的半牆外的小巷間掠過，走向東頭！

是夢呀？是真事呀？難道他離開客棧想住在野外的草木中嗎？他來是爲誰呀？是夢呀？是真呀？他在流浪中死了嗎？是鬼嗎？

無謂的痴笑了一聲，感覺身心的寒冷，她悵悵的從露台上走回房內，懶慵慵的脫去了衣服，睡在寶寶的身傍。

城上滿鋪着枯黃的衰草，城下一灣小河，河傍一排短樹，站在隔河望着，

可望到四條人腳，兩條是男子的，兩條是穿着高跟皮鞋和長襪的女子的肉腳，他們是一對在作青年迷夢的男女。

『豪誠！你這樣，是真心的愛我嗎？』

『是的！』

『但是我不能愛你呀！』——她說着眼淚像新掘開的泉源，簌簌的滾下！

『爲甚麼呀？麗瑛！』

她切心的想把事實首尾全盤的都告訴了他，但是怕說出了口後他因之不愛她，她不敢說，只有眼淚流下。

『爲甚麼，告訴我，瑛！』

『……，我最寶貝的東西已被人奪去了！——』她想說，但是孩子的弱者的心，終又不敢。

『甚麼寶貝的東西？』

『我的自由！』弱者的她；終於不敢說，只是這樣的說了謊，爲的是她是切心的愛了豪誠，不願辜負了他的熱愛，純潔的熱愛。

『瑛！你已許了別人嗎？』他哭了！

『……』她只好這樣胡亂的點了一點頭。

『豪誠！你是不幸，這樣的愛了我，空白的愛了我，我好苦命欺騙了你！——一個純潔的青年，我願死！』她說着就縱身向城下的河中一跳，水淹沒了她的頭，擁塞的向她口中擠進去，一口悶氣再也不能舒展，在朦朧中她只聽見岸上的豪誠在哭，哭得真討厭，她拚命的掙扎着，想喊他不哭，終於喊出了口。

哭的人是睡在她身旁的寶寶，醒後的恬靜中，感覺自己的心跳，窗外的風

聲。

唉！往事像毒汁，隨着生命，永在血液中奔流，有時還竟有這樣的惡夢，像瘡疔一般的潰爛！四年來了啊！豪誠，你在那裏？

一夜被惡夢的騷擾，第二天的清晨感覺十分的疲乏，身體是疲憊，而精神刺戟得很興奮，滿懷悲苦，她抓起了床。

說不出口的苦悶和悲哀，她想領着寶寶到郊外空曠的地方去散步，換個新鮮的環境，吐幾口悶心的苦氣。

離鎮三四里外的地方，有處幽靜可咏的佳景，素雅深密的樹林，遮着一座古廟。一個少婦牽着個孩兒，走進那林園，走上了廟前石階。

一陣沁心的花香，似乎是慣於嗅覺的花香，這是石階旁叢生着的金銀花香，雖然冷仙古廟山門首上的四個大字已在眼前，但是她未及走進廟門時，已

經兩腳酸軟了，隨意的坐下在石階上，享受這沁人心肺的花香，在花香中，她深深憶起就是這種金銀花香中，她曾經和她心愛的豪誠緊緊的擁抱相吻，她默默的坐着把自己和豪誠的甜密的往事，一層一層的反嚼着！可憐的豪誠呀，你只知我不愛你，却不知我是當時愛你過甚而不敢愛你。可笑的當時的思想呀！咦！也不該笑自己，只該恨一飛，是他，是他破壞了我。當時却只以為他是個橫暴無恥的男子，却不知年紀愈大，才愈知道，社會上對於這點的估定，是這般的嚴重，這般的尊敬，直到自己和豪誠相愛的時候，才深深的感覺自己不配愛一個純潔的男子的愛人！一飛呀！是誰的罪呀！是你的？是社會間傳統的思想？還是自己軟弱的罪？

——害了我一生的幸福！

笑自己當時把愛看得太神化，所以因為真心的愛豪而不敢愛豪誠！

豪誠呀？如今流浪在那裏？

走進山門就看到那年老的方丈，他依舊，只是多了幾根的白鬚——東廂的三間屋慣於有些好詩好文的遊客租住的，從窗內望進去，見到書架上的書本，想必是已有人住下，豪誠好文也好山水，相愛時曾說要來遊玩，如今呢不知他在東西南北，她每一次來這廟每一次想到豪誠。

很疲乏的領着寶寶走進山門，很疲乏的領着寶寶走出山門，走回了母家，半日郊外的散步，依舊落得一個虛空！

這是一星期後的事！

騷動了全鎮的人，許多許多大人小孩子和婦女們皆擁擠着走出城去向冷仙古廟去看。麗瑛領着寶寶站在母家的門首，也望着那些被騷動的人們在街上哄噪着，向西頭走到冷仙古廟裏去看這驚人的事。

「甚麼事？甚麼事呀？」——有許多和着別人，在走的人也不知道究竟是爲了甚麼事，有這樣的驚擾！就問了在他前面走着的人。

「死！死了一個人。」

「甚麼人？」

「不知道！」

「告訴我，對不起，請你告訴我是甚麼人！」

「真的不知道。」

「外鄉人。」

「怎麼會死的呀？」

「殺的。」

「兇手呢？」

『自己殺自己。』

『在那裏？』

『冷仙寺，冷仙寺。』

麗瑛一聽見自殺的事，即刻就連想到豪誠，莫名的惆悵和悲哀在她胸中。在第二天的清晨，她畢竟耐不住的也領着寶寶到冷仙寺去看了。

第二天去觀看的人本很少，踏進山門就見到兩三個去觀看了而歸來的人說着——可憐，可憐，爲女人而死。

那年老的方丈站在殿下。

『請問在那邊呀？』

『在那邊——東廂。』

轉進東廂的屋裏去時，見到屋內站滿了觀看的人，地上丟着零亂的書籍，

在觀者的身前，放着一口薄板的棺材，桌上放着一張用血書寫的字句，是死者唯一的遺書，字跡很模糊，大概是——茫茫大地，到處寂寞，愛者遠去，孤雁厭生。——仔細看時，那字跡確是麗瑛慣見的相識的字跡，十分像豪誠的筆鋒，但因為用手指寫的血字，也難確定分辨的。

麗瑛心兒蠕蠕的跳着，兩眼熱紅，想哭却又以為無故可哭，十分難受。

『姆媽，死人在裏面嗎？』寶寶指着那口施材向她說。

她如麻木了一般，恨不得開棺一望。

冷仙寺的山左，新添了一座新墳——就是那自殺的遊客的坟，墳塚前並未豎立碑銘，淺窰低堆的一個土饅頭。

深夜人靜時；本鎮的人，常常在夢魂迷糊中聽到一片淒涼哀慟的女子哭聲，在黑暗的寒空中飄蕩着。

十九年於古吳。

文 人

王家楫

一

不曉得是自己的不長進，還是每個青年都有的壞脾氣，和同伴們談天時，沒說上三句的正經話，就討論起女人來了。尤其在學校裏，大家談起女同學來，似乎特別會感到興奮般的。

那天課餘，在校門口的一家小吃店裏，我與余君借了咖啡和烟捲給我們的力量，又忘形地大談特談起女人來了。我與余君都非常愛好文藝，愛好文藝的人，而不談女人，似乎是絕大的缺點。我們差不多把全校那些較爲 *Donna's* 的小姐們，都品評偏了。

『喂，秋心，』我們正談到×小姐時，他突然地問我，『聽說你近來和她

很要好呢？」

「謠言，那完全是謠言。你從那裏聽來的？」我臉紅紅地搖着頭。

「不見得謠言吧？」余君吃吃地笑了，「那位小姐真美！」

「美？」

「真美！」

「我總嫌她太輕佻些。」這顯然不是我願意說的話。

「輕佻，才美呢。我最不歡喜那些走肉行屍般的女人！」

我點着頭，很快樂的，除了乾燥的文藝之外，余君是我另一方面的同志。

「有些意思吧，你？」余君又笑着迫我了。

「呸，不曉得又是誰在造我的謠言！」

「還要裝假。把過去不妨說給我聽聽。」

『有什麼過去呢！』我似乎已默認了。

『哼！不該瞞了我那麼久！』

『本沒有什麼說的，認識而已。』

『她太美了，尤其是一雙眼睛，』余君高興得重又點上了一支烟，『像一潭秋水般的，從裏面可以看得見天上的雲彩。』

『那你可以做首詩了？』我已捉住了余君的心思。

『詩麼？詩根本沒有那樣的美！』

『你能不能給我介紹一下？』沉默了半天，余君才笑嘻嘻地說，『我怕你 *Selfish* 呢，哈，哈！』

『這又有什麼不可能呢，連自己都沒有把握，更說不上 *Selfish* 了。今晚就去，可行。』

「好！」余君喜歡得直跳。

「但，事前我對你有一個警告，將來你也許會失望，她的靈魂沒有她眼睛那樣的美麗，相信我的觀察是不會錯的；她的意志非常薄弱，和一般女子一樣有崇拜虛榮和物質，近來很有些無聊的人們和她往還呢！但我也很希望你認識她之後，能改造她的靈魂呢。」

「那不談，將來再說。我也觀察到這點。」

「但介紹起來很難措辭呢？根本我和她沒有多大的交情！」

「是啊，這層我早計劃好了，只少一個人給我介紹。我不是擔任着校刊的編輯嗎？借着請她做個特約撰述不行嗎？」

「啊唷，真料不到編輯這頭銜，到處有用呢！哈，哈！」

「那末，晚飯後，我在房間裏等你，可別失約！」

我笑着點頭應允了。

二

×小姐是本學期剛入校的新學生，真像有鬼似的，我會給她打動了心。一個人給女人打動了心時，情緒是非常有趣的，說憂鬱倒有些快樂，說苦悶倒有些甜蜜。我在這種境地之下，度了兩個禮拜，終於想盡方法得到和她談話的機會。

幾度談話之後，我的情緒更緊張，終日忽忽的，若有所失，復若有所得。有時計劃着愛情進行的程序，有時覺得自己不能靜靜用功，良心有些抱愧。

自己計劃着的程序，還沒有進行時，不好的消息傳到我的耳邊了：近來和×小姐接近的男人非常之多，並且都是那些好運動的先生們。我非常灰心，自己實在沒有和這些勇敢的人們有奮鬥的力量。同時我仔細的觀察×小姐，她是

怎樣的好虛榮啊！她初來校時，穿着短襖長裙，一切都沒沾染上海女學生的習氣，現在却不同了，漸漸地跟着這大都會物質化起來了。她已穿上旗袍大衣，口紅已塗上了她的嘴唇，烙剪已改造了她的頭髮。我相信自己的腳上不能套着球鞋，不能脫了外衣，穿上縫着紅字的絨衫時，決沒有得到她的心了。

我于是咀咒物質太會誘惑人；我怨恨，怨恨皮毛的美國式生活真害人；我悲哀，悲哀×小姐的短襖長裙將埋在箱底裏，永無見天日的機會了。

『放棄了吧！』我自己這樣想，『何苦爲這無聊的事煩惱呢？』

但事實上又怎樣做得到呢！要撲滅已放的愛火，比上天還要難啊！眼睜睜地看着一位美麗的小姐，給外力的引誘，漸漸走近墮落之路，忍心嗎？于是矛盾的思想和在心頭無時無刻的徘徊着。有時祇好借了烟捲和酒的力量，把這事暫時忘却。

末了，我決定了。假使有一個確是非常愛X小姐的人，而能改造她的靈魂的，我將一切都讓給了他，那我愛她的心願，也總算沒有白費了。

剛才聽了余君的話，我很快活已尋到了我所要物色的「他」，爲什麼不樂於紹介呢？

三

在淡黃色的燈光之下，我靜靜地坐在女生宿舍的應接室裏，余君很心不定的滿屋子打磨旋，一切都非常靜，只等X小姐來打破這沉默了。

應接室的門開了。

她來了肥？下意識命我站了起來。

進來的仍是那命她去請X小姐的老媽子啊！我又失望地坐了下來。

「X小姐要請你倆等一下呢。」老媽子說完又去了。

于是剎那間的緊張又弛鬆了，一切都恢復了原狀。

時間是一分，二分，……十分鐘，過去了。

『嗤！』我抽了口冷氣，『她不歡迎我們呢？』

余君停了脚步，一笑。我分析不出這笑表示的是什麼情緒。

×小姐終於來了，在一刻鐘之後。

『這位是余君，校刊的編輯。』照例的招呼後，我開始介紹了。

她漂亮地點着頭，把那所謂看得出雲彩的秋波掃了過去。

『格（這）兩日天，校刊交關（很）缺少稿子』余君用他那湖南式的上海白開口了；『阿可以請×小姐幫點（些）忙？並且還想請×小姐做特約著述（呢）』。

『喔唷，我是弗會做文章個（的），』×小姐微笑地說，課程非常個（的）

忙，我還歡喜運動運動，實在嚙不（沒有）工夫啊！」

「我實在弗是客氣，弗瞞儂（你）說，哀搭（這裏）個（的）事情忒（太）多哉（了）！啥個（什麼）事體才（都）要來尋着我，六裏（那裏）曉得我是
一樣也弗來事個（不會做）。」

「大家才（都）佩服×小姐個（的）才幹啲（呢），我想×小姐弗必客氣能，有工夫隨便寫點（些）物事（東西）撥拉（給）我好哉（了）。」

「實在對弗住——哦，以後再說罷！」

得了×小姐似答應非答應的回復，我和余君從女生宿舍走了出來。乍離開充滿了光和熱的屋子，把身子投到這滿天星斗的夜氛中，似乎有一些類乎落寞的情緒，浮上心來。

「我的責任完了，以後的進行，全看你自己吧！」跨過宿舍前的草場時，

我這樣說。

「很難呢！我看她太好虛榮了，真像你所說的，既想答應，恐幹不了，又
想不答應，怕放棄了這虛名有些可惜。她不是說什麼事都要找到她嗎？多麼驕
傲的一句話！」

「她還說歡喜運動呢！」我補充了一句。

四

第二天傍晚，我正悶在房間裏，余君沮喪着臉進來了。

「剛才我碰了一個釘子，秋心，太氣人！」

「什麼事啊！」

「我剛才去看她，給拒絕了！」

「哦………」

余君坐了下來，無話可說。

『喝杯咖啡去吧。』沉默了好久後，我開口了。

二人走到咖啡店的門口，隔窗看見X小姐，和一個穿着絨衫的同學，對坐在裏面呢！

我倆同時抽了一口冷氣，不約而同的向後轉了。

『秋心，』走了三步後，余君說，『我有一個警告，假使以後你有了孩子，或現在你的兄弟姊妹也行，你快勸他們別研究文學，這東西太無聊，文人處處吃虧，還是學得野蠻些的好！』

我淒然地一笑。

追 逐

錢公俠

十五歲小女學生沈織雲，一個矮胖子，黑而且肥，這晚在松江車站上，等車子回到嘉善的學校裏去。剛買好票，她發現一個少年軍官，愁眉苦臉的，在站裏來回踱着。走一步，搖一搖頭，走兩步，嘆兩口氣，那樣子彷彿很有心思似的。她正好奇地釘住他望，突然那軍官抬起頭來，便被他看見了。她第二次看他，又被他看見了；第三次又被他看見了。於是他站在收票的地方釘她望，怪神怪氣地釘住她望起來。她嚇極了，低着頭打那人身邊走了過去，躲在月台底角落裏。車子一到，她馬上跳上去了。

擠在車廂裏，捧着兩個小衣包，她想到又要回到學校裏去了，心裏很是難過。於是車子開動了。

學校裏組織童子軍，每次操演，總叫她累得氣急臉紅，還惹人家笑話；這次她父親寫了封信，叫她帶去，要求免操，她正擔心着：體育教員肯不肯答應她，要是答應了，同學們又會不會嘲笑她；她想着！體育教員不大看得起她，因為她太胖了！突然抬起頭來，她對過正坐着那個人，那個釘住她望的軍官。

那軍官並不對她望，却是姿勢很好看地坐着，似乎很用心地在讀一張報。一身軍服極漂亮，是灰嗶吱的，三角皮帶和刷亮的皮靴在閃閃發光。那臉龐生得很大，眼珠突出——在讀一張報。他一定是一個高級的軍官，她想。

呵，他在偷看她！

他看看報，便望她一眼，看看報，便望她一眼，仍舊是那樣怪神怪氣地；可怕得很。她把頭低下來了。然而一刻兒又抬起頭來，想看看那個人，於是又

被那個人「看見」了。真是個難堪的局面呵。

於是那個人把報紙放下來了。

「你喝茶麼？」他倒了一杯茶，提了過來。

「不要，」小胖子搖着肥肥的頭，呆滯地說，她心裏嚇極了。

那人收回了手，自己把一杯茶囁嚅囁嚅喝了下去。

「你到什麼地方去？」他微笑地問，眼珠似乎小了一些。

「我到——杭州去。」

那人掉轉頭去，再沒有什麼可以問的了。車子震着，這女孩子底心更震，她簡直怕得發抖了。車子在嘉善慢慢地停了下來。

她偷眼望那軍官，見他正在看着別的提着物件立起身子的車客，在沒注意她；她等着，等着，夾在兩個老太太中間，一溜烟逃下車子了。她心裏充滿了

恐怖，像個越獄的囚犯一般，快步奔出月台去；然而當她將走過收票處的時
候，那軍官又立着在等着她了。眼珠突出，怪神怪氣地望着她。

『對不住你，』她就近對一個警察說，低着聲，『請你打個電話到女中，
叫他們派個人來接我，因為——有個人——跟住我。——對不住你。』

『嚇嚇！』那警察笑着，搖着那根短短的警棒，從蓬蓬的頭髮到尖尖的高
跟皮鞋對她望了一眼，『那你叫部車子回去好了，怕什麼呢？』

她氣得要哭了，連忙跳出車站，坐上一部黃包車去。

『到女子中學！到女子中學！』

然而尖釘的皮靴聲也跟得來了。

『到那裏？』

『跟這姑娘走！』多粗鹵的聲氣！

他也坐了車子了；在煤屑路上，後面一部跟前面一部並排跑起來。

「喂，你貴姓呀？」他斜轉着身子，軟語起來「姑娘？」

「……」她屏着氣不理他。

「喂，你貴姓呀？」

「你住在什麼地方？」

「喂？」

那軍官提過一本日記簿來，

「你把通信處寫在上面，我們日後好通信。」

她依舊不理他。

車子走到大街上，他一部車子又退到後面去了。一前一後，拉了好長一段路，看看快要到了，

『女子中學就在前面啦！』後面那車夫說。

『什麼？』

『就要到學校去了！』

車上的人明白了，馬上喊起來。

『喂，前面拉車的停下來！』

那車夫剛待回頭，車子上急急地蹣起腳來，

『快拉，快拉！』滿含着哭聲。

於是車子又往前拉了。

『喂，拉到小街裏去！』

這裏並沒有小街。

『拉到小街裏去！』後面狂叫着。

織雲，那小娘子，一時情急，拚命地從車子上跳了下來，在地上跌了一交，馬上爬起來，往前就奔。她逃到一月米店裏，在外面她聽見那軍官暴怒的聲音。

『那姑娘跑到那裏去了？』

『我沒有看見呵。』

『混蛋，你是警察，怎麼人家底姑娘跑掉了你不負責任！』

『你的姑娘怎麼會跑失的呢？』

『混蛋，你是警察，你竟不負責任！』

『我沒有看見你底姑娘，對你說，我沒有看見呵！』

『不行，跟我找去！你跟我找去！』

兩人吵鬧着，聲音漸漸遠去了。可憐的織雲，叫一個店裏的夥計伴着，跑

到校裏去了。她砰砰敲起訓育主任底門來，奔進去告訴他這麼一樁事，於是全校驚醒了。他們馬上打電話給公安局，告訴他們有這麼這麼一樁事，那公安局回話道：

『很好，我們這兒正有這樣一個人要我們幫他找人，就請你們連那位小姐一齊來吧。』

訓育主任連忙穿起中山裝來，陪着校長教職員和沈小姐一行八九人，闕了出去。於是連夜就在公安局裏開起審來。

『這就是那位軍官麼？』

『是的。』

『這就是你說的那位小姐麼？』

『是的。』那軍官說，樣子彷彿很得意。

『你們認識麼？』

小姐說『不』，軍官說『是的。』

『這就不對，局長，』訓育主任打起官話說，

『既說認識，一方面爲什麼不承認呢？』

『你知道這位小姐底名字麼？』局長問那位軍官。

『我和她認識的，我在松江車站就和她認識的，這位小姐跟我有情，我覺得用不着別人來干涉。』他聲音很威厲。

懷疑地局長望了望那紅臉的女孩子，問道：

『你有什麼話呢？』

『我不認識他。』

『她認識我，』那軍官說，『她是一路和我談過來的。』

『你和他談過話嗎？』

『沒有。他問我可要喝茶，我說不要；他問我到那裏去，我說到杭州去。——我是怕他跟住我，騙他的。就是這兩句話。』

『你是什麼營部裏的？』

『我是——我是，』突出了眼珠，張大了嘴。

『你有符號麼？』

『我是退職的。』

『好，你是個軍人，雖然你退職了，你，』

『局長，』訓育主任說，『這顯然是一種狂妄的行爲——』

『你究竟是個軍人，我們不能辦你，我們明天把你送到東門外營部裏去。』

『這個——』那傻氣的退職軍官說，『請局長原諒。』

『那不行，』局長笑着說。

『我——』軍官向着訓育主任，『我向小姐道歉。』苦笑着。

『放屁！』訓育主任說，『放屁！』

那女學生低着頭掉轉身去了。

第二天她——沈織雲——睡在牀上沒有起來，她嚇壞了。從車子上跳下來
的時候跌掉一個包裹，人也跌傷，肥胖的小手腕上現在包着白布。那封要求免
操的信也跌掉了。有三天不說話，也不吃飯，只是流着眼淚。

陸君這樣的失了一個愛人

王家楫

放屁，本是生理上一種自然的現象，誰都放過，算不了一回奇蹟。但誰都憎厭這事情！也許，朋友，你看見這篇故事的開頭帶着了「屁」，就覺得有些不雅相而縐一縐眉，正像孩子們初習英文拼音時，讀到了「poo」會搖一搖頭！憎厭屁是「的」而且「確」的事實，無可異議。推其原故，我想大概因爲屁是附帶着一種難聞的氣息；雖有響屁不臭，臭屁不響之說，此乃放屁者掩飾之辭，事實上並沒這回事。假使沒有這氣息，更不必香，我們至少會沒有了這厭惡之心。而那滿含着音樂韻味的屁聲，也許會引人好感，聲調是因地而異，隨時而殊，頗有變化，——無聲之屁，當然例外，——有的像老年人微微地嘆息，有的像女孩兒細細地驚訝，或沉着而老鍊，或清脆而輕佻，更有連續而不斷，

像海鷗拍擊水面聲音，真的非常耐人尋味的事啊！但可惜，真是萬分的可惜，會有臭味兒。否則，寫小說的人，每當描寫一位美人時，決不肯忽略了她的屁聲。否則，漂亮的小姐太太們定會極力保持這美點——差些兒的，也許會有像「吊嗓子」類的人工方法來把屁聲鍊得更動聽——否則，也許在貴校遊藝會的節目單上會多了這樁表演……：

陸君在講堂上放了一個屁，前已說過了，屁聲是清脆而悠長，先低後高，假使請詞章家辨起聲韻，是屬於「上」聲的。

在寂靜的講堂上，這小小的屁聲，已足哄動了大眾。大家知道這屁聲之後，接着是臭味兒，正像閃電之後，必有雷聲般的不可懷疑。于是大家都掩着鼻。當然，在離陸君座位遠些的人，不至於會領略到牠的味兒，但大家要表示自己的高潔，而不得不掩着鼻。接着大家仰起頭來，似乎自己永沒有放過屁股

的驚異地找尋這屁聲的出處。陸君的臉色緋紅了。大家輕蔑地笑着。

講師用嚴正的態度把笑聲彈壓住了。

但陸君的羞愧，却不因笑聲之止而消失。他真窘得無地自容。他比旁人在講堂放了屁還窘，當然這裏面有着不得已的苦衷。

大當衆回過頭來的時候，他尤注意坐在前面的一位小姐，姓張，她的愛人，他發現她也和旁人一般地掩着鼻笑。

『這真壞了，不要因為這個屁，而把我倆間的愛情炸毀了啊！』于是羞愧之外，而還加害怕，這害怕又是非同小可的。他恨這個屁不能像一隻大炸彈般的，把講堂全炸毀了。

當然，陸君也是非常懂得禮貌的人。一個善於交際的大學生，總不至這樣毫不留神的在大衆和愛人前放此一屁，但真所謂自然現象，起初，陸君覺得腹

中一陣抄動，明知是屁的預兆，就用力一忍，的確，似乎有一件已到肛門的東西，驀地收進去了。但一收進去，腹內就疼痛起來，陸君下意識地用手揉着腹部，把臀一鬆，誰知這一鬆，就出了毛病，他想再忍，結果沒有効力，把聲音拉得那麼長。

「假使不放這屁，」陸君想，「當然是再好也沒有的事；就算放，而是沒聲的悶屁，那末氣息雖會惹了鄰座的注意，但這到滿不在乎，張小姐至少是不會知道的，就算放而有聲，假使不是滑稽地「Boo」，而是「B」的促音，那末大家或許會疑心自己地板上一蹬腳，而不加注意，但不幸，天大的不幸啊：……」

一散課，陸君像逃命般的逃回了房間，他非常懊喪，沒有吃中飯，那本是吃中飯的時候。他又想，

『在愛人前咳一聲嗽，都覺得不敬而惹人討厭，何況一個臭而且響的屁，多傷大雅！假使張小姐非常愛自己，而滿不介意，但這屁是當着大眾放的，使大眾知道張小姐有一個放屁的愛人，在她，是多麼喪失面子的事，她不是要因此而嫌棄我嗎？！一定的，一定的……』

他以為或許把事情向她解釋一下，會好的。

于是他走出房間來。

他走到女生宿舍的鐵柵門口。恰好看見張小姐和幾個女伴在談着笑着。

『她們在議論我的屁了』陸君下意識地這樣感覺着，身不由己的逃了回去。

事隔三天，整整的三天，陸君爲了一個屁苦惱着。但左思右想覺得向張小姐解釋一番是必要的。

恰巧和張小姐在課堂門口遇到了。

『關於那天的事……實在……』陸君必恭必敬地嚙嚙地對她說。

『什麼事啊？』張小姐驚異地張大了眼睛。

『那天的事：你能原諒我吧？……』陸君實在不能直截痛快的把一個「屁」字介紹進了和愛人的談話。

『你，簡直和我開玩笑了。』張小姐似乎賭氣地小脚尖兒拍着地板走了。陸君像當頭被澆了一勺涼水，頓時變了色。他認為自己的猜想是不錯的，她不愛他是一定的了，這真令人痛心啊！本來還預備着許多解釋這生理現象，和求恕的話，現在無從說起，他祇好悻悻而回。

又隔了幾天，陸君的確覺得張小姐有些不願意理睬自己，他一百個不自在，一萬分的委屈。不過，把事情解釋一下會有挽回的希望。

臉說。

「你指的什麼？」

「就是……」

「你簡直發瘋了！」她動了怒。

「她簡直以爲我瘋了，」陸君回到房間裏想，「這誤會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了……」

說起來雖近笑話，但事實上陸君和張小姐却就這樣的斷絕了關係。

產婦

K.
P.

天光已自魚肚白轉成了閃亮，被薄薄的大白洋布遮蓋住了的窗子，透入了這間昏黑而靜寂的屋子裏的是一種近於映在白壁上的灰影。大地剛從夜神之懷抱裏醒來，那經過了一夜的掙扎和痛苦在半小時前才沉沉入夢的產婦，這時也在被窠裏輕輕的顫動。

她無力的伸手把帳門揭開，看桌上的美孚燈，只存了一縷的餘光，四處靜得只聽見壁上的鐘擺聲；往常跟太陽一塊起來的老媽子，今天也例外的沒有聲響。她把心神定了一下，像是自己曾在夜裏做了一個惡夢，又像是自己身子從雲裏掉下來的一樣。她再把身體往右翻動了一些，下部有些兒在隱隱的作痛，她才記起醫生的話來。

一陣突如其來的悲傷，掩上了她的心頭。兩行如珠的清淚，掛在蒼白的臉上。她把被角拉上了臉，好把牠拭去躺在頰上的淚水，誰知當被角碰上了眼皮，眼前顯現了一大堆的黑團團，身子如打了幾百回的旋圈，一交跌入了一個不知名的世界。

×

×

×

×

×

「我倆真是一對自天上下降的安琪兒，單講這三個年頭裏，我倆所過的快樂日子，世界上有誰個有福人得享我們的什一。待我們兩個從大學畢了業，只希望上天保佑我們沒有孩子，一塊兒到英國康橋去念書，將來學成回國，心肝，我們的將來，真是無限量啊！」，結婚了三年的丈夫，還待她如新娶來時一般的親熱。

她橫躺在沙發上，她丈夫坐在伊的身邊。把頭倚在妻子胸前的他，半仰了

臉，正在告訴她將來如何爲社會國家建功立業的計畫，她一邊在傾耳細聽，一邊把兩手玩弄他額前的長髮。

「你的頭髮，怎麼這樣生硬啊！」她扭着問她的丈夫。

「本來小孩子的頭髮才細軟得配你去結辮的呢，噢，你喜歡有個小孩子嗎？」

她的臉有些紅了，她好像在這一句話裏，被她丈夫已找見這幾天來佔據了她整個心靈的祕密，她怕被他看見臉紅，便俯下頭去把雙手捧起了他的雙頰，雙目注視了一回，四片紅唇黏住了。

X

X

X

X

X

她覺得舌尖有些被吮過度的酸痛和口液乾渴的難耐，她粗鹵的伸手把每晚安置在枕邊的茶壺喝了幾口；這時太陽已爬上她家的屋脊，從窗簾透入的陽

光，逼上她疲乏的眼珠，她膽怯的又鑽入了被窠。

X

X

X

X

X

在五個月以前，她的恐怖已進入於確定的時代，她在開始的一個月裏，每天像有一件惡運氣要臨頭似的，一個月以後的她，每天希望着一件天外飛來的消息，她曾在夜深人靜的當兒，披了睡衣，在月亮姊姊前跪拜，她也曾在星期日的近午，偷偷底挨進禮拜堂的大門躲在壁角裏跟着人們念「耶穌救我」。一切都做過，一切都沒有得到硬心腸的月亮姊姊和耶穌的保佑，於是在某個夜深裏，她把這件事情告訴她的丈夫聽了，她丈夫的回答，是一句驚奇的發問，他說：「真的嗎？」她丈夫的臉上雖蓋上了不少的笑容，在她，確感到男人的冷談與同情心的缺乏。

她，一位有偉大企圖的新女子，她會發誓她將為天下的弱女子吐一口正

氣，一次在中學裏念到拿破崙對於法國女子的評論，她把一本簇新的世界史綱撕得粉碎了。她最後對人家說：「女子的責任，豈是爲賢妻良母而已！」但是她目前發見自己將做母親現象漸漸證實，她知道生了孩子以後，一切的希望，將如脫殼似的失落，一切的理想，都將化爲泡影，她開始怨恨老天爲什麼把傳種責任，統放在女子肩上，她好像看到做了母親以後的煩惱失望和幻滅，她的淚珠，在夢中滴上了枕衣。

於是她的丈夫有一次告訴她等生了下來，馬上把牠送給育嬰堂去。

她如跌入了苦海以後被人搭救起來了一般的狂喊。生了下來，把他送給育嬰堂去，那她的前途，還不是極有望的。他倆依舊可以一同到英國去。光明的將來，在她的心眼前閃動起來，她興奮極了，她的血在奔騰，面上有一陣發熱，她的丈夫終是知道她而愛她的，她感謝他周詳的計畫。

她翻身過去，想找睡在身伴的丈夫，好把他緊緊的擁抱一下。但是沒有碰到丈夫的肉，確觸着一個小孩兒的熱臉。

她如發瘋般的跳了起來。

陽光映入了全屋子，連橫臥在牀角裏的初生孩子，臉上的縐紋，也清渺可觀。血紅的小臉兒，兩頰覆着一層深厚的黃毛，上邊沒有生眉毛的小眼珠，緊閉着正在做人生之夢，輕微的呼吸，帶有一些沈重的鼻音，她看得發呆了，她不懂真的會從自己的身上落下如此可愛的小孩來。

她自然的微笑了。她俯下頭去細看孩子頭上的一叢細髮，那如覆在石隙裏的一堆春草，她把手去撫摩牠，真是再細軟也不過的剛配結一條小辮，她看孩子的鼻子并不如何大，她看孩子的嘴唇厚得真可愛，她摸摸自己的鼻和嘴唇，

真給小孩的鼻子和嘴一樣的，她又看牠的耳朵，鼻管，眼皮，額角，睫毛……

X

X

X

X

X

沈重的脚步聲，頻頻的從樓底下傳上了扶梯，在虛弱的產婦的記憶中，她下意識的肯定這是她丈夫的脚聲。他向牀的四周細視了一下，才知道原來她丈夫昨夜沒有睡在伊的身邊。

「他一定同我一樣的歡喜吧。」她在自己忖：我將告訴他，牠的鼻子與嘴唇很像我，牠的長長的耳朵倒像他呢！

脚步聲從扶梯口移入了門房，產婦的心兒跟着脚步的移近而增加牠的速度，她不知她將如何的開口才是。

她丈夫帶了一副熱切的面孔，奔近了她的牀前，問了她昨夜受驚沒有的話以後，他很歡喜的告訴她，如何和母親商酌了一半夜，他母親已應答把她送給

育嬰堂去，他在清早就和育嬰堂的董事談妥。因為堂規鄉紳人家的子弟不許收留，因此他捐助了三百元，答應在八點鐘以前把小孩送去，一切將沒有問題。

他很有興的往下講，她確呆着不作一聲。

「你不是在生產以前教我無論如何要把她送入育嬰堂去，好讓我們兩個人一塊到英國去念書的嗎？」她的丈夫真如墮入了五里霧中。

她還是不作聲，她記起自己的話，知道自己的心變了。

「這又是一個女孩子，要她幹什麼用呢？況且母親也答應了。」她丈夫很有理由的告訴她，她確依舊是不作聲。

疑慮，怨恨驚奇，集中於她丈夫的腦海裏，天下女子的心，變得真給夏天雨後的彩雲更快了。他這才記起，沒有女人，那裏去找這個世界呢？

臥室裏回復了牠的寂寞，壁上的時鐘，快走近第八個鐘點。她又拉起了被

角掩着她的臉，不願再對丈夫作聲，靜睡在一邊的小孩子，這是却呱呱的哭了起來。她的丈夫沒有辦法了，他仰頭望了望壁鐘，忽忽的走向門去，他沒跨出房門，他旋頭對她說：

「那麼讓我在八點鐘以前，到育嬰堂的董事那邊去，把三百元的捐款收回了，將來也夠培植她受六年的小學教育呢！」

她丈夫沒有走下扶梯，她的哭臉已安置在被外了。

×

×

×

×

×

孩子在牀角裏低聲的啾呱着，她伸手去抱在懷裏。

這時太陽吞下了大地，產婦的房中，早充滿着生氣。

孩子在她母親的面前開始微笑了。她把嘴唇湊了過去，在血紅的小臉上，深深的吻了一下。這孩子初次受到母親的甜吻，身上有些近乎受驚的顫動。

她輕輕的拍着，繼着低聲的在說。「孩子，乖乖，真的，我怎忍心看你睡
在那些育嬰堂的奶媽懷裏！」

蘋果里

柳無忌

我的故鄉所謂梨里者，介乎江浙間之一小鎮也，然而並不產梨，亦無本地的梨可偷吃。我一到了蘋果里，就鬱然不樂，想，名字雖好聽，又那知不還是一樣的徒有虛名。於是抬頭向上一望，不望則已，望了則大失所望，未見樹梢蘋果累累也。蘋果里英名 *Appleton*，一譯蘋果峇，再譯蘋果鎮，三譯愛普頓，四譯阿伯等，五譯六譯，可以譯之無盡；我所以採用蘋果里者，為針對我的老家梨里，果字上缺了個艸頭者，貪便當也。

按考據家所云，則 *Appleton* 原是個人名，鎮即以此得名。地在威士康新州的西北部，居綠灣 *Green Bay* 傍，鎮既小，人口亦少，但有大學巍然居其中，曰羅倫斯。美國的大學，多得如果店裏的蘋果一樣，我又為什麼獨擇了一個無

名的羅校去念書，連自己亦不知道。

但是我們去了，三個中國學生；一隻鐵箱，是我的。誰不是年輕學子，莘莘自遠方來，祇有C君較年紀大些，已成了家，結果，便做了我們的領袖。有了將近月餘的旅行精神，車不停輪的自支加哥一直趕到蘋果里，我兩眼一望已墨黑，不見太陽已日晚，四顧俱是陌路人。

房子找定了，我同C君住在一塊兒，另外的K君呢，則搬到了校中宿舍去。K年最輕，但辦事經驗充足，亦頗有些遠大的眼光，C自然不用說得，在文壇上早就博有一點聲名，他雖自草莽起身，在他的詩眼中，却隱約已有一座象牙塔現在前邊。牠們兩人的來美國，都抱有很大的使命。K的是在政治上的，他有許多偉大的計劃和理想。C是我的同行，努力文學，雖沒有到三十年，積到的經驗也頗不少，比起我那樣僅能在文藝園門中偷窺幾下，那自然不

可同日而語了。我最佩服的是他讀書的毅力，堅強的意志；他有一樣好處，也許亦是缺點，自信力太深了。在蘋果里的時候，我們差不多是同讀同游，同居同食，有三四月之久。後來我們分散了，在芝加哥雖曾一聚，但不知因了何種的誤會，竟至漸漸隔膜，不再通音信了。C君，現在當我獨自一人在燈光下想念及你時，我還是十分敬仰你的人格學問，我是不能相信外面關於你的流言的；我惟有希望你在最近的兩三年中，完成了你介紹中國詩詞的使命；等將來回國後，多男多女，如你所預擬的，一個讀中文，一個讀英文，一個讀德文，一個讀法文，還有的讀意大利，西班牙，俄羅斯等，文字有創作的，有繙譯的，成行滿膝的詩人文人。那時你將坐在太師椅上，顧而樂之，很難得的莞然一笑了！

X

X

X

X

X

雖小如蘋果里那樣的鎮，也有中國雜碎館，洗衣舖，這些是華僑同胞帶來的故國光榮。可是我們那邊雜碎館的主人，却是一位年輕志高的青年，他加入國民黨，對於祖國的情形很關切，亦頗有些見識；而且他特別顯出華僑所獨有的長處，愛國心。

羅倫絲大學祇有三個中國學生，就是我們去的三人，但後來C不待畢業就離去，留下了我與K君形影相對。

蘋果里原是一個很可愛的小鎮，雖無古蹟名勝，却是街道整齊清幽，夾路樹蔭草地，頗可游散其間。那裏的人民大多安居樂業，于外人亦很少歧視，倘去買物時，總是一樣很客氣的招呼。真的，我覺得我們在學校中。非但不受輕視，而且還特別的被當作客人相待，有所詢問時，總得到極客氣的回覆。K住在宿舍內，識到的朋友甚多，我則因為自己本不愛好同人來往，在中國如此，

在外國自更不必說，所以亦落落無所交。過了聖誕節後C，離此南去支加哥，祇剩我一人在家。那時天氣冷了，遍地冰雪不融，因此更不願多出門，亦懶得去找獨在宿舍的K，祇有閉戶讀書，十分用功，并在暇時背誦英詩，亦頗自得其樂。

蘋果里雖小，也有十幾個禮拜堂，過半打影戲館。禮拜堂中，我從未去過。影戲館中亦鮮足跡，想來亦沒有什麼好的片子可看。至于美國的學生呢，據K君講，多的一星期要看電影六次，少的亦有二三次，這消息大約是很可憑信的。既不看電影，別的娛樂更沒有。不善交際，未習舞蹈，雖每星期在體育館中有非正式的跳舞會，亦未去過一次；現在很懊悔，不然，這倒也是一個極有趣的經驗。運動中間本可玩一點網球，但一則自己太懶，二則無人可同拍，所以也就未能實行。冬來了，連郊外散步都未得。長日關閉在課堂及住房內，

我亦不知道日子是怎樣能過去的。在這種情形下，當我們聽到了紐約有名的戲劇團要來此間表演時，我真是喜悅得了不得，票子早就去定購好，滿心地等待着演戲的一晚。這時C還在蘋果里，他本也買了票想去，但讀此次要演的劇本，發現了有一句對於中國人不大好聽的說白，他就將票撕破不去了。于我，這好像是一鉢冷水灌冷了滿腔的熱心，可是我總于很勉強的去看了。懷着怪胎，坐在四面皆是外人的中間，我孤獨的很覺得難受。戲名Silver Card，或可譯作「銀索」，爲一美國新進的小有聲名的作家所做。戲中祇無意的落下一句有關中國人的閑話，原文我忘了，大意是：支那人將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族，倘使他們戒絕了鴉片烟。此句原無多大關係，但在大堂燈光之下，當着異國人的面前，等到壇上的演員正說到此句時，不覺有無名的情感，竟如潮水的相襲而來。歸後我曾作一詩以記。現照錄如下：

充滿了人類的氣息，
在這仍是荒漠；
嘈雜的談笑聲中，
我獨自孤寂；
久已燃盡了的熱火，
祇剩灰燼在閃爍，
永永的閃爍。
聽呀，是何笑聲起自四座？
笑聲的輕藐回響着難散，
週圍有空氣催動喘吸，
燈光明耀着迫我閉眼；

我低下頭來，

淚盈眸子，

呀，我的祖國！

我彷彿置身在烟舖一隅，

我聽見接連的咳嗽聲響，

烟絲的圈兒向上旋裊，

房邊側臥着身材瘦長，

蕭瑟似白楊，

灰黃的臉，

呀，我的同胞，

散了，我恍然出外，

笑聲尙熱在臉上，

雖冷風自樹後襲來。

現在重檢詩稿，知道這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事。我還記得這是天氣很冷的一天，散戲時，我却很快的溜出，飛步回家，竟覺發熱。不知是否爲了心中不安的緣故，或是走的太快了，亦不得而知。詩云：笑聲尙熱在臉上，這是一句很確的寫實。最後，我補充一句，這次的演劇是在羅校大禮堂內，到者有學生與鎮內居民；這時我來美尙不過三月。

說到蘋果里冬天的冷，那真是可怕，一到了十月底就已是嚴冬氣候。雪下了，積着不融，祇有加高，有時北風狂吹起來，雖全身滿裹在大衣中間，亦不禁發顫。最可怕的是兩個耳朵，每一次出外時總是凍得麻木無知覺，回來後又熱痛難受。有一回，當我正在路中走的時候，被風括得幾乎哭出來。我想我不

願再前走了，就此冰天雪地中長睡一大覺吧，然而更可怕的是路上的冰滑，每一步都須留神，不然就要做跌倒翁了。冷時總想走快一點，路滑難行，又不能快，這是最可氣的事。穿皮鞋在冰遮的路上，行走跌交差不多是免不了的事，我尚自以為成績很好，祇倒了兩次，一次是在圖書館門前。但是倘使你看見了女郎滑倒，那纔是可憐的事哩。這已是春天，雪融將半，地上或水或冰，更難行走。是午後散課的時候，有一位姑娘挾了書本正走向大路上去，她不料一失足成千古恨，祇見玉體橫陳泥水上，書籍齊向空中飛。可憐薄薄的一層絲襪，浸在冰水中能不叫冷，衣服的濕，更不必論了。等到自顧不暇的我，正急急的走近想幫忙時，她早已一翻身起來，紅着臉，且羞且怒的奔去了！

是的，春天畢竟是從冰堅雪厚中來到了，整個的蘋果里，漸漸從冬眠中醒來，雪化盡了，草綠了，樹也欣欣地發出新葉在枝梢。是的，久已期望着的陽

春已經散遍了燦爛的光榮，喚起大地上蟄藏的生物，來歡樂跳舞于春之步蹈。可愛的五朔節 *May-day* 呀，我怎能忘記我們慶祝你那回的盛況！因為春氣來到蘋果里已遲了，所以慣例在五月一日的盛節，也就移到在五月下旬。旁邊的座位已經蓋好，女王的檯，高據中央，前面是一根分繫彩帶的五朔柱 *Maypole*。那日天氣極好，當下午四五時後，和暖的陽光，尙徘徊在碧綠的草地上，漸漸地觀客的座位上，坐遍了快樂着的男女老幼，來歡迎春光的來到，點綴這可愛的古節。赤足輕步的少女，各持綃帶的一端，環繞着五月的彩柱，依音樂的節奏而跳舞着。于是在熱鬧中間，女王就升上有椅的木檯，由旁邊侍候的女郎行加冕禮。禮畢了，又是舞蹈，最後繼以一齣有趣的喜劇而散。我也連想到四五年前，當我在上海梵王渡的時候，那邊聖瑪利亞女學開慶祝五月節會時，我也曾去過一次。印像到今日已模糊了，祇記得是如茵的綠草，彩帶的五朔柱，

和興高彩烈的觀客。那時，我的妹妹也在該校讀書，當了那次王后，我却沒有看出來，還是回來後友人告訴我的。

最快樂的要算是春夏時在野外的游宴了。當學年將終的時候，德文會舉行了一個野游 Picnic，我也去加入了。地點是在離鎮約二三十哩的一個小山巔上，原名大概是叫 High Cliff 吧，他們備了汽車自己開去，與我同車的有二個美國學生并一對夫妻，男的是與我同班的。我們一同玩棒球，棒球是美國人最歡喜的一種運動，無論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都能玩牠。我夾在他們的中間，還可以對付幾下；雖則因為好久沒有運動，過慣了近一年的君子生活，所以頭後不覺得很疲乏。聚食時，烘「熱狗 Hot Dog」（一種點心），飲咖啡，啖麵包，也算熱鬧了一陣。最後是追逐的遊戲，于是大家又賽跑了一回。當興高彩烈時，有男女兩個，竟追出于衆人視線之外，走向一處曠野裏去，那時，則似乎

有人嘖嘖表不滿。游興將窮的時候，天也陰黑作雨，等到我們回校時，早已萬家燈火了。

校中的早會，是學生必需去的，裏邊宗教的氣味並不重，尋常每次總有一篇短的演說。逢星期五呢，則由學生會自己選定秩序，有時是奏音樂，有時是表演跳舞，有時是做簡單的戲，更有時當與別的大學比賽運動時，那就要練習助威的呼喝與唱歌了。幾個領袖分站在大禮堂壇上，扮做手勢，于是下面的學生跟了大聲呼喊着，拉拉拉嚮振屋頂。在演說者的中間，除本校教員外，外邊來的我尚記得有三個人。一個是威士康新州的州長，一個是自稱為中國Mark T. Fabian（美國大滑稽家）的華僑，另外的是一個黑女。那位黑女是羅校的畢業生，她講起她在美國南部的經驗，種種受欺侮的情形，她以為蘋果里的人民最好，校中的教授學生尤其不以異族而蔑視她。

眼看大考將到，一瞬間已是學年告終的時候了。畢業的一班，更踴躍的預備着畢業時的典禮。我同K也租了一套和尚式的黑衣，豆腐乾式的帽子，在行禮的一天應用。百餘個穿大禮服的學生，排列了隊，自正院魚貫着開步走入禮堂；禮堂中已擠滿了來賓，自樓上至樓下，已無一個空的座位，在我們這原沒有什麼特別意思，不過在那種莊重禮堂之下，也不禁肅然起敬了。

要離別蘋果里了，我真有點戀戀不捨，我又安得不與我們的房東作別？房東的家庭很簡單，夫婦二人，并一個五六歲的女孩。男的很誠懇和氣，女的則頗能幹勤健；那個女孩也特別好，從不淘氣號哭。

我住的是一間很大的房間，最使我歡喜的，是房的一邊有門可通露臺上，當春夏夜深人靜的時候，可以出來獨望天空的閃星明月，但有時却無端的反引起了鄉思，鬱然而踱還室中。是在這室中，我過了一年的隱士生活，或埋首讀

書，或悶坐默想，將青春的光陰消耗去了。孤獨的生活我是過慣的，但總沒有過着像在蘋果里那樣的孤獨生活。除了上課食飯以外，終日的關閉在室中，四壁之內，惟有我一人形影相對罷了。現在想念及此，不禁有說不出的千種情緒，繼續而來；亦不知那一載的生活於我是有益或無益，然而過的總是過去了，忽忽的已到別期。整日與我作伴的牆壁桌椅啊，我去了，你們沉默底的不作一聲，你們豈是真的無知無覺而不知惜別嗎？

一年中並無別的成绩，祇購藏了百餘冊的英文文學書，其中詩集最多，并一部二十冊的莎士比亞全集。我的房東真好，他爲我去討了一隻大的木箱，叫我將書放在裏邊，他允許爲我加釘蓋好，將來等我有住址時由他寄來。在六月中的一天，清晨，我同K就攜了幾件隨身帶的小行李，在車站上等待着火車的來到與蘋果里作永別。我到芝加哥去，K則擬由支城再轉康賽斯州 Kansas State

暫時我們是同路。是的，我將與蘋果里別了，可愛的蘋果里，我竟捨不得離了牠遠去。蘋果里留在我印像中的是五六個月堆積着冰雪的冬季，同着一個平坦無風景的小鎮，但是牠還是可愛；在蘋果里中，我無親無友，沒有留下了一個有關係的人，但是我還是依依的不忍離牠遠去。我將永遠的想到牠，藏在我甜蜜的記憶中。我希望能有再去的一日，舊地重游。可是此生也許已不能的了。然則再會吧，不產蘋果的蘋果里！再會吧，在那裏我過了一年隱居生活的蘋果里！

